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同聲

第三卷 第十二號

求是月刊 每册國幣貳拾元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發行

第一卷 第三號 目次

文藝復興之夢	知堂
談名實	龍沐勛
論曾文正	瞿兌之
說開卷有益	紀果庵
現代教育的估價(下)	胡道維
規矩	吳詠懷
科學如何發展與如何研究科學	袁之譯
氣體和它的應用	王天翼
舊國歌史料拾存	錢萬選
關於子且批評	柳雨生
丙	王代昌
圖書管理者言	朱慶祺
思往事	喻若水

第一卷 第四號 目次

文學雜誌	知堂
志氣體教育之進解	姜西園
升旗	龍沐勛
蟻喻	紀果庵
汎美與博愛	錢萬選
物價史談	李長傅
主觀的繪畫	鄭秉珊
樂壇懷舊錄(續)	龍沐勛
看忙樓詩話	嚴士弘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李雲諱
考	王亞振
銳感青年的苦悶	陳繼深
才與德	朱慶祺
微生物	成一鶴

同聲月刊第三卷第十二號目錄

專著

吟邊小識

俞陸雲

新翻中原音韻定格曲子

冒廣生

彙輯宋人詞話續

夏映庵

詩詞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孟劬二首 映庵二首 思平三首 伯治一首 仲聯二首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鐵盞一首 鉢鄂五首

散文

滇語序

張爾田

左良孫墓誌銘

夏敬觀

遺著

煙霞萬古樓詩佚稿

王 曇

百蘭山館詞

丁日昌

海日樓碑帖題跋

沈曾植

學海月刊出版預告

閩縣李釋戡先生。兼資文武。素廣交游。所居橋西草堂。常爲文酒之會。唱酬佳什。迭載本刊。頃復有慨於國學之式微。發願弘茲絕業。博徵學術攷訂之作。兼採前哲未刊之書。按月印行。標名學海。洵儒林之鉅製。學海之大觀也。籌備多時。行將問世。各方如有所詢。請逕函南京三牌樓三兩橋四之四號學海月刊社接洽。

吟邊小識

隋青俞陞雲

殷堯藩。於唐元和九年。赴長安應試。時韋貫掌文衡。黜之。尙書楊漢公。力言其才。乃得登第。當其爲秀才時。許渾贈以詩。有竹馬兒猶小。荆釵婦慣貧。獨愁憂過日。多病不如人之句。及登第。許又贈詩云。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後出爲長樂令。有治績。姚合贈詩云。故人爲吏隱。高臥簿書間。繞縣惟栽藥。逢僧只說山。尋擢御史。官江南。甚著風采。有憶江南詩三十首。白樂天所謂江南名郡數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是也。姚合又有送殷御史游山詩云。詩境東南勝。秋高聽夜蛩。人家連水影。驛路跨山峯。地靜雲生石。天寒雪覆松。我爲公府繫。不得此相從。堯藩有詩八十餘篇。論者謂鶴雀樓一詩。尤爲茂碩。不媿盛唐遺則。

晉時釋子道猷。有山中采藥詩云。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楊升庵稱爲絕唱。其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本於道猷詩意耶。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有愛國惜時之意。後人學之者。如江文通云。遲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游子何時還。謝元暉云。春艸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謝惠連云。紈素旣已成。

。君子猶未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艸久已茂。佳人竟不歸。殆法其句而未必得其意也。

晉許邁。能詩文。喜道家言。結茅於餘杭延陵之間。尋山采芝。有終焉之志。嘗寄王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安。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諸得道者在焉。賦詩十二首。皆言神仙之事。後人莫測其蹤迹。以爲羽化云。

邱希範詩。巢空初鳥飛。荇動新魚戲。謝靈運詩。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視小謝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其流麗相似。

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詩。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詩。俯降千仞岡。仰視天關阻。何敬祖詩。仰視垣上艸。俯察塔前露。又俯臨清泉源。仰視嘉木敷。又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古人之詩。雖運思寫心各異。而句法相襲。似此類者甚多。

單句之佳者易得。如楓落吳江冷之類。好聯之佳者難得。且兩句勻稱尤難。唐人詩。如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朽株生濕菌。傾屋照斜陽。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廢巢侵艸色。荒塚入鋤聲。石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迸筍侵窗長。驚蟬出樹飛。皆下句勝於上句。杜少陵因詩雄唐代。亦有此等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斷雲低薄暮。急雪舞迴

風。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等。似亦下句勝於上句。

江南通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而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未來。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艸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已先有此意。江蓋沿用之。梁武帝橫吹曲云。落日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日暮空徙倚。則又襲用江句。其後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艸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則沿用者不止一人矣。

捫蝨新語。載林倅語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若陶淵明詩。是其格高。謝康樂詩。乃其韻勝。格高者。似花中之梅。韻勝者。如花中之海棠。歲寒堂論詩曰。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至李杜則兼而有之。古詩。若蘇李曹劉。本非刻意吟詠。而卓然天成。其情真。其味長。三百篇之遺則也。後之作者。或以意勝。或以味勝。或以韻勝。或以氣勝。惟氣勝最難。以氣有強弱。不可相強。故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鮮有及者。至元白張籍王建之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事爲工。蘇黃或喜用俗語。而其氣易弱。俊快則有之。高古則未也。

李白詩。嬰武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詩。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寓古體於律詩之間。其味耐尋覓。

杜少陵飲中八仙歌。凡三十二句。其中押韻二韻字。二天字。三前字。他若園人送瓜詩。押芝草又押草。後園詩。押強梁又押無梁。集中押重韻者。凡數十處。但非創意爲之。亦有所本。曹子建詩。押木難又押獨難。謝靈運詩。押多人又押故人。他若陸士衡之押音字。押陰字。阮嗣宗之押歸字。江文通之押門字。王仲宣之押人字。押重韻者。不勝枚舉。唐時。韓退之、白樂天詩。亦有重韻。大抵意到重押。不獨飲中八仙歌也。

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受知於武帝文帝兩朝。不爲不遇。而浮躁不羈。譏評執政。卒以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二語取禍。惜哉。其詩傳誦者。對句如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單句如鄉村絕聞見。心迹雙寂寞。結念屬霄漢之類。若出水芙蓉。不煩雕飾。世之評論其詩者。梁簡文帝云。謝客吐言警拔。出於自然。雖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宋書云。當靈運山居時。每一詩至都中。爭相傳寫。詩書皆精美。文帝稱爲二寶。詩品云。其詩本於陳思。而雜有景陽之體。太平寰宇記云。以其愛永嘉山水。所至輒爲詩。遺迹最多。謝公池。在溫州西北。有池塘生春艸。園柳變鳴禽句。卽其夢惠連得句之處。西射堂在溫州西南。有遙望城西岑。青翠杳深沈句。西亭詩。有雲歸日西馳。遠峯隱半規句。白岸亭詩。有拂衣行沙隄。遠山映疏木句。他若東山、梅溪、石室、泉山、均有遺蹤。謝詩能狀山川之美也。湯惠休云。沈約王筠詩。如彈丸脫手。靈運詩。如初日芙蓉。四友齋叢說云。謝詩。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

月。自是傑作。劉後村云。靈運詩。一字百鍊。乃始出治。黃山谷云。謝與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但均未登陶彭澤之堂。蓋二子皆有意爲之。彭澤直寄興耳。陳繹曾詩譜云。沈約佳處。清瘦可愛。三謝之詩。靈運爲勝。以險爲主。而出於自然。詩鏡云。讀謝家詩。取其靈可砥頑。芳可滌穢。清可遠垢。瑩可沁神也。藝苑卮言云。謝詩如清輝能娛人。游子淡忘歸。不在池塘春艸句之下。挂席拾海月。意超而語雅。天雞舞和風。景近而趣遙。蓋本潘陸之餘法。而雅縟過之。琅琊漫鈔云。謝送孔令詩曰。秋季邊翔苦。旅雁遠霜雪。淒淒陽卉凋。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言時令。四句美孔。蓋賦而比也。詩體明辨云。何大復曰。文靡於隋。昌黎力振之。而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於宋。靈運力振之。而古詩之法亡於謝。世共推其評鑒。然此論未公。不足憑也。顧亭林云。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乃秦師。以下句言秦軍。乃強改爲晉師何也。姚藕汀。初不以詩名。而帖括之餘。覓句選聲。若有詩癖。遺稿散落。僅傳其憶故居一絕云。委宛溪山竹徑斜。一竿烟水此爲家。秋來只恐多風雨。零落闌前白藕花。

胡西垞揚州夜泊云。十里樓臺人鬪酒。一城燈火暮吹簫。徐藍臆吳江道中云。未晚沿江燈火上。十家樓閣九吹簫。想見風俗之繁華。今揚郡屢遭劫火。吳江亦孤城冷落。垂虹亭畔。只鳧雁迴翔耳。行客重過。爲之悵望。

鄧慧玉居室時。其父嘗冬夜宴客賦詩。慧玉先成一律。有句云。無多善本邀賓賞。有味寒蔬待手烹。合座稱賞。遺稿有詩詞各一卷。其悼兒句云。家人或汝悲。時過亦漸忘。獨有慈母心。積久彌摧傷。真沈痛之語。譚仲修曾選其西湖詞一調。入篋中詞。

朱滌芙。遠游楚蜀。佳句得江山之助。如涉長江。登南嶽。川江志險各長篇。皆筆力健舉。而其西湖泛月詩云。翠柳倚風眉剪剪。白蓮扶月玉亭亭。則又雅韻欲流矣。

唐人稱郎士元。爲河嶽英靈。人倫秀異。其詩筆閑雅。近於謝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如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皆可掩映時輩。又起句。如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此可齊衡古人矣。

錢于湘。亂後返吳門。幾於無家可歸。題詩於壁云。亂離蹤迹等飄蓬。燕子歸來故壘空。欹側柴門烟雨裏。桃花含淚向春風。

厲樊榭之弟子山。中年遠謝。樊榭題其遺墨後云。檢故篋中。得藥方及雜書數十紙。有庚戌除夕絕句云。已響千家竹。將殘一夜燈。不知窗外雪。漸結硯池冰。弟素不能詩。此詩頗工。殆有夙慧。第二句。竟成劉希夷花落之讖矣。

商寶章之甥吳鑑甫。爲詩人吳尊萊之子。嚴海珊贈詩云。何無忌酷似其舅。嚴挺之乃有此兒。人稱巧切

。鑑甫昔在京都。有登陶然亭詩云。偶着芒鞋緩步行。到來心迹喜雙清。短蘆一片低如屋。空翠千層遠入城。野曠每留殘照久。地高先覺早涼生。老僧解得蕭寥意。勸聽鳴蟬曳樹聲。非特有陶然亭之景。詩亦清雅有致。程魚門喜誦之。

符聖幾詩。五言最工。如鷗寒依葦立。山靜見烟生。單句如烟潤斷微生。虛室貯秋寒。活水留城根等句。厲樊榭稱爲水潔松寒。不可近睨也。

宋末。浙東牟大昌。起鄉兵。抗元師。戰歿於黃巖。其妹織孃。率大昌二女。投滴水崖潭以殉。而郡縣志失載。馮廣雪賦詩紀之。有玉骨已隨溪水遠。貞魂應逐暮雲還句。藉以存其人也。

翁朗夫過漂母墓詩。士甘稿餓今還有。女識英雄古所無。與陶章煥之人間豈少王孫草。難起千秋隻眼看。同一感喟。陶有五十自壽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天。若覓長生也聽天。人謂其曠達。與香山東坡相似。詩衡云。瞿宗吉喜作詠物詩。縱使象形惟肖。而了無解悟。不若金口詠蓮蓬詩。何事淒涼心獨苦。爲誰憔悴首如蓬。自是白描高手。

趙施遠。性耽泉石。足迹不履城市。其詩頗有靜境。如鴉翻江樹月。魚動石潭星。一時傳爲妙句。

祁曜徵。爲忠愍公從孫。自常山縣至玉山縣道中。作五絕四首云。籬落翠微間。溪山白雲裏。春曉逐東風。踏花行數里。空山寂無人。花開復花墮。白日溪流寒。照我橋上坐。獨樹看落花。空巖聽啼鳩。何

時向此中。倚松望寒月。蕭蕭叢竹深。沿溪幾家住。日暮起墟烟。蒼茫影高樹。俱有出塵之致。

畫漁餘話云。劉鳳岡作三楚游。有遇風律句云。忽驚舟過道士汛。絕似兵塵和尚原。兩地名適獲其偶。令人失笑。道士汛在楚江下流。爲怒濤奔激處。故舟過而驚也。其梅芝館集中。詩多奇崛。有羣盲評古圖七古長篇。涉筆生趣。使楊誠齋見之。當把臂入林。

謝秀嵐詠重臺紅梅云。只緣冷淡無人賞。玉骨層層與換丹。玉骨句。於重臺紅梅四字。無意不到。又詠燕云。眼前多少興衰感。話到斜陽尙未歸。又詠新燕云。簾外一聲聞軟語。花前雙影見初飛。不減於宋人烟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之佳句也。

劉文蔚讀漢高祖大風歌云。將將推隆準。乾坤已洗兵。無端思猛士。應悔殺韓彭。不作後人評論語。而從作歌者心中寫出。更見作意。

盧子安詩。不求甚工。其五言如閱人成老叟。讀史得良朋。有真樸之趣。

童鈺詩。如早烟山際重。春霧水邊多。看花蜂立帽。問水鷺隨人。晴流鳴斷澗。山影臥空田。爲袁隨園所賞。其他佳句。如暑月爲人畫梅花云。莫嫌拂袖多寒氣。我是人間避熱人。童善畫梅。此詩自道其衷。非獨爲梅寫照。又有關山牛馬走。風雨蟻蝓鳴句。爲人膾炙。童亦自愛此二句也。

沈仲臨。久客不得歸。嘗作聞雁詩。寄家人云。征鴻哀唳向南飛。回首家山淚濕衣。此去關山無定所。

難將消息報將歸。誦之令人增羈泊之感。

吳修齡寄胡稚威詩。有凍苦星辰白。霜明鼓角乾句。胡極稱之。謂不減孟郊。不僅雁將秋色去。帆帶好山移。雪晴鷗曬羽。風響馬歸羣。稱佳句也。

炙硯瑣談云。吳象超。著有橡村詩抄。工於近體。五言如白雲留晚磬。黃葉送歸樵。小雨止復作。片雲行欲還。七言如春院落花酣酒後。曉山橫黛捲簾初。暮雲抱郭埋紅樹。寒雨連江冷白鷗。皆研鍊而有風韻。

李君茂有明宮詞云。窄袖輕衫珠絡垂。葵花小朵巧相宜。烏紗帽覆紅裙摺。行步珊珊識內儀。原注云。明宮妃衣。團領窄袖。繡折枝小葵花。加金縷珠絡。繫紅裙。束以金帶。戴烏紗帽。飾以花。額綴團珠。壓鬢及墜耳。皆以珠。偶見北京故宮中。陳列宋元以來。宮女妝飾。其明代宮妝。此詩所紀相似。吳孺子自言。偶得落葉識心酸一語。歷三年。不得出句。後客秦州。以衣薄不勝寒。得寒風知絮改句。以足成之。意頗自得。人謂其過於矜鍊。而其集中五言佳句。如石色寒侵戶。苔香細入林。種藥寒雲外。分花細雨中。青山窺戶近。白鳥向人閑。老畏容光改。貧隨道路長。日月甘垂老。江湖豈用名。客路黃花近。鄉心白髮多。日落思投店。村孤早閉門。細雨釣絲重。亂山樵徑微。皆有晚唐意境。劉伯濶。於明隆慶五年釋褐。歷官中外。至萬曆十六年。卽引疾歸。有八十初度自嘲詞云。我歸田早。

假令不歸有何好。至崇禎十一年。壽登百歲。帝遣使存問。步迎於道左。了無倦容。時有以七十壽辰乞詩者。公笑曰。七十稱壽。何其早也。

來任卿。嘗游山中。見虞美人花。作絕句云。西楚興亡幾度春。烏江行客訪遺塵。英雄名馬消沈久。尙有山花屬美人。因錄此詩。憶及故友許安巢。嘗謂余曰。無錫項王廟中。有聯語云。不知有漢。美人名馬英雄。此十字甚佳。惜上句不稱也。

唐崔拾遺嗣。詩思幽雅。如清磬渡山翠。閑雲來竹房。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其集中若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嘗見詠蘆花詩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以其不甚切題。遂未采錄。繼而思之。遺貌取神。亦正可取。且以經語入詩。尤爲難得。與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及詠新柳之苑彼柳斯如此樹。云其黃矣又驚秋。同爲雅韻。惜未記其姓名也。

謝景初。於宋慶歷六年。甲科及第。梅堯臣作詩美之。後官郎署。以文學稱。尤長於詩。倜儻勁峭。其女壻黃庭堅。以詩名家。自謂從謝公詩句法云。

汴河驛館中。有題壁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煮黃梁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署名盧秉。王安石道出汴中。見此詩。極賞之。訪得其人。薦於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胡安定門人管師復。隱居不仕。能詩。仁宗召見之。問曰。卿在家何所得。對曰。滿隴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賜爵不受。人稱臥雲先生。

咸豐間。嵩中舉官衡州協鎮時。延彭剛直公主其家塾。其女竹友。方髫齡。從受業焉。及歸忠善亭侍衛。積詩日多。著絮香吟館小草。剛直公爲作序。其曉枕書感詩云。初回蝶夢遠鐘鳴。微白窗櫺月尙明。起舞荒難催曙色。寄書征雁送秋聲。九迴世路爭棋局。百歲光陰待曉燈。早識悲歡同泡影。愁來難遣此中情。後四句。識解尤爲超卓。榮相國慶。爲其女婿。以遺集見贈。並示以所藏剛直公繪墨菊扇面。公善畫梅。殆數千幅。鐵幹勁枝。肖其性行。墨菊則風姿秀逸。此爲僅見。蓋早年所作也。

蘇東坡詠梅句云。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蓋艾納乃梅枝上苔也。梅於花過後。枝上苔極香。取少許。細嚼之。苦而後甘。如食橄欖。張輿甫有香在霜痕雪點中句。然苔亦多不同。陽羨石庭之梅。苦如杉花。越中項里之梅。苦如綠髮。浩然齋雅談有詩云。山林綠髮秦宮女。風雨清萍禹廟梁。乃詠此二種苔梅也。

滕元發。初登第。卽作倅湖州。越二十年。出守吳興。賦詩云。清風樓下兩溪春。二十餘年迹已陳。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有登月波樓句云。野色更無人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酷似樓前之風景也。

新辭中原音韻定格曲子

如皋 冒廣生 疾齋

仙呂 疾齋曰。此雅樂之夷則宮。其聲清新綿邈。

寄生草 飲

白 樸

長醉後妨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酷滄千古興亡事。懸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評曰。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說二字去上聲。更妙。虹蜺志。陶潛是。務頭也。

疾齋曰。此調與雙調出入。亦入商調。第一句三字。不韻。第二句亦三字。起韻。中間三句對。末二皆七字句。長醉後、不醒時、及第六句不字、第七句但字、皆襯。陶潛是是字去聲。亦關緊要。北詞廣正譜、采王實甫西廂記云。何時重解香羅帶。注云。末句必要平平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著。除此調外。塞鴻秋、駐馬聽、皆然。九宮大成譜、將費唐臣貶黃州之臣則願居蠻貊。誰想立廟堂。作五字兩句。雍熙樂府之笑撚著桃紅菊。閒拖著滾繡毬。作六字兩句。均列爲又一體。非也。(欽定曲譜。亦采貶黃州此調。於臣則願誰想字皆作襯。不誤。)又九宮大成譜。此調首列散曲。第一二句云

。爲甚憂。爲甚愁。則憂字起韻。第六句亦有叶者。備參。

醉中天

杜遵禮

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着嬌態。酒松烟點破桃腮。

評曰。體詠最難。音律調暢。捧硯點破。俱是上去聲妙。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次齊曰。此調與雙調出入。亦入越調。酒松烟三字是襯。第一四句有不用韻者。又第一五六句有叶平者。究屬非是。北詞廣正譜、采無名氏小令。末句云。月明閒却鞦韆。曲譜、采馬致遠黃梁夢云。只教吹斷雲根。月明、只教、均作襯也。（馬第四句。將朱頂鶴相引。將字是襯。曲譜誤作正字。）九宮大成譜云。末二句應一四一七。誤。但北詞廣正譜又云。末句必要平平仄仄平平。與天淨沙、調笑令、風入松、袞神急並同。則松煙與月明、只教、均仍是正字。惟酒字確是襯無疑。北詞廣正譜、又引紀君祥趙氏孤兒。第五句將這個小孩兒必定粉碎身。（將這個必四字作襯。）云又一格。今按臧晉叔元曲選、趙氏孤兒大報讎雜劇。醉中天第五句云。怕不就連皮帶筋。若以就字作襯。仍是一體。或李元玉所見本。與臧不同耶。至其另列身出昭陽瘦一闋。第六句多依舊二字短句。則爲增句增韻。以求美聽。九宮大成譜、此調采四闋。除第四闋卽散曲之身出昭陽瘦外。第一闋元人百種之龍麝焚

金鼎。爲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曲文。譜云。此體諸曲中最多。爲正格。第四句供養著鵲橋會丹青。橙。著字、鵲橋會三字、均是襯字。譜誤作三字兩句。致與美臉風流煞五字句不同。然第二闕此句云。悄悄迴廊靜、仍是五字句也。（此闕亦梧桐雨曲文。）其下增靠著這招彩鳳舞青鸞兩句。譜云。是增句格。第三闕首他把我先勾拽。引的人似癡呆。六字兩句。應將他字人字作襯。第四句他生的有芙蓉面桃花頰。應以他字、有字、芙蓉面三字、作襯。與供養丹青燈同。第五六句百般嬌千般豔冶。點星眸眉彎秋月。譜作上三下四七字一聯。其實嬌字、及點星眸三字、均襯也。所謂又一體。又一體。實祇一體耳。

醉扶歸 秃指甲

關漢卿

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樽。擲殺銀筍字不真。揉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泪痕。索把拳頭搵。

評曰。筍字若得去聲字好。字不二字去上聲。梗不及前詞音律。餘無訛。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次齋曰。九宮大成譜、此調采月令承應云。一掬香泉漱。颼颼。第一句五字。第二句二字。云是初體。證之王伯成天寶遺事云。則爲你占斷風流選、枝寒、合。但第五句若字。第六句怎字。均誤以襯爲正耳。此調第六句必要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著。與迎仙客、朝天子、快活三、四換頭、慶東原、笑和尚、白鶴子、堯民歌、碧玉簫、端正好、步步嬌、並同。乃定格也。第二闕與欽定曲譜、皆采鄭

德輝王粲登樓。而於第四句掌字。第六句破字。皆未注襯。遂云與首曲句法皆變。第三闕與北詞廣正譜、皆采天寶遺事。而於爲你強如他萬千之爲字。不知注襯。遂云第五句拈異。廣正譜亦云。第五句變。第四闕與廣正譜同采會瑞卿留鞋記。格式迥異。似確爲又一體。然余意第一句有緣二字。第二句劉晨二字。第三句那字。皆襯。行字正。實與前三闕同。千金女三字。有一字襯。裴少俊句疊。末二句作一句讀。何曾二字、都字、改襯。方合調。德清評此曲云。字不二字去上聲。便不及前詞音律者。謂字不二字。應去上聲。今不用去上聲。不及前寄生草醉中天音律之美也。德清文理欠通。故不易明瞭。

雁兒

馬致遠

你有出世超凡神仙分。一抹縑九陽巾。君。敢做箇真人。

評曰。此調極罕。伯牙琴也。妙在君字屬陰。

疾齋曰。此調一名醉雁兒。一名雁兒。與雙調不同。你有二字襯。依馬致遠黃梁夢原文。一抹縑上、有若縑條三襯字。九陽巾上、有戴一頂三襯字。曲譜均作正。然以九宮大成譜、所采天寶遺事二闕證之。第一闕往常都間阻。今夜總團圓。第二闕楊妃行最偏。省可一心怨。二句又均作五字。似不如作三字兩句爲是。君字是韻。做箇二字襯。此句必要仄平平。與漢東山同。然天寶遺事第二闕。作也強

如。句兩下裏。柳受熬煎。或君字不韻亦可。但終以叶者爲美聽。至首句六字非七字。則是換頭。凡換頭、不必與前遍同。詞亦如是。

一半兒 春粧

查德卿

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

評曰。一樣八首。臨川陳克明所作。俊詞也。此調作者雖衆。音律獨先。

次齋曰。此調與憶王孫、柳外樓、句法均同。惟末句多兩兒字作襯。(曲譜、九宮大成譜、均不作襯。惟廣正譜作襯。但此調末句。以有兩一半兒爲定格。)柳外樓爲明朝樂章。蓋取秦觀憶王孫詞第二句、柳外樓高空斷魂首三字爲題。九宮大成譜、采二闋。第一闋張小山小令。與曲譜、廣正譜、所采同。第二闋關漢卿寶娥冤。與廣正譜同。而誤將淚字、情字、他那裏字、作正。遂成又一體。廣正譜不誤也。廣正譜所以又列關詞者。以關詞末句平煞也。然此體以仄煞爲是。且仄聲中須上聲。

金盞兒 岳陽樓

馬致遠

據胡床。對瀟湘。黃鶴送酒仙人唱。主人無量醉何妨。若捲簾邀皓月。勝開宴出紅粧。但一樽留墨客。是兩處夢黃糧。

評曰。此是岳陽樓頭登中詞也。妙在七字黃鶴送酒仙人唱。俊語也。况酒字上聲。以轉其音。務頭在

其上。有不識文義。以送爲齋送之義。言黃鶴豈能送酒乎。改爲對舞。殊不知黃鶴事。仙人用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客飲。撫掌。則所畫黃鶴。舞以送酒。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如吳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不可醫也。

疾齋曰。此調一名碎金盞。與雙調金盞子不同。舊譜作金錢子者誤。第五句若字、第六句勝字、第七句但字、第八句是字、均襯。此調末句必要仄仄平平。與賀新郎、喜春來、滿庭芳、小桃紅、寒兒令、小梁州、賞花時並同。九宮大成譜、第二闕采雍熙樂府。以首二句風逼透、風刮散、六字作正。遂云是又一體。誤。惟廣正譜、第二格采關漢卿金線池。第四句云、耳朵閉。眼睛昏。作三三句。是減一字。減一字者。不以虛聲填實字也。與增字之以虛聲填實字。成一反比例。廣正譜第三格、采楊西庵鶯穿細柳。與大成譜采散曲啓朱扉、出蘭闈。字句全同。當依大成譜。作高過金盞兒。至大成譜首列之高過金盞兒散曲。驟閱之與第二闕迥別。悉心按之。則酒醒時候時字。應改襯。告他誰上。有四虛聲。不填實字。字有增減。聲無增減也。低過金盞兒。廣正譜與大成譜。同采曾瑞卿留鞋記。大成譜云。多五六五字兩句。結尾作四字二句。與高過金盞兒。格式有異。所以北詞廣正。加以低過二字也。然以元曲選曲文校之。休反悔。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作何須尋月老。則你是良媒。合上文金環重改造。鶴袖做新的。成五字四句。與金盞兒本格全合。似不必加低過二字。作又一體也。廣

正譜於此首下注云。詞後乃醉扶歸。醉扶歸後又本格金盞兒。二調最不可曉。蓋誤以留鞋記醉扶歸末句之都做了夫妻。了字作襯。成四四兩句。遂謂與此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同。醉扶歸末句。實五字爲定格。與金盞兒末四句五字不同。而廣正譜又僅就天寶遺事之怎上連雲棧。及怕見如花面。末句兩五字。謂醉扶歸後又金盞兒本格。遂有二調最不可曉之疑。

中呂攷齊曰。此雅樂之夾鍾宮。其聲高下閃賺。

迎仙客登樓

鄭光祖

雕管紅日低。畫棟彩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

評曰。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况務頭在其上。原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

攷齋曰。雕簷畫棟皆襯字。廣正譜曰。首二句各三字。王仲誠世事經詰套可證。末二句四字五字。張鳴善霧鬢雲鬢套可證。曲譜采王伯成貶夜郎。第二句恨不得三字不作襯。非也。九宮大成譜、第二闋采太平圖。首句小黃鸝。次句雙粉蝶。三句雨絲絲之下絲字。均襯。情宛轉六字疊。末二句捲簾二字、遠字、奚囊二字、均改襯。還他一四一五。此調末句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著。

朝天子廬山

無名氏

早霞。晚霞。粧點廬山畫。袖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紅繡鞋隱士

張可久

嘆孔子嘗聞俎豆。羨嚴陵不事王侯。百尺雲帆洞庭秋。醉呼元亮酒。懶上仲宣樓。功名不掛口。評曰。二詞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務頭在入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夜齋曰。朝天子卽謁金門。與正宮出入。亦入雙調。歎字是襯。餘字不韻。九宮大成譜采四闋。第一闋於張小山小令壽過顏回句下注韻、非。曲譜誤同。惟廣正譜注不字。不誤。第二闋眼看殘春同。又於第三句的字、第五句間字、第八句業字、末句有字、均不知注襯。第四句豈字本襯。乃作四字二句。且添困字一韻。遂成一體。廣正譜第二闋采雜劇。此句云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喫。卽將前字怕字要字作襯。仍七字句也。第三闋散曲。第四闋浣紗記。字數似稍多。然將散曲之看春濃、早歡騰、逞字、寶字、盡字、暢字、這答那答字、並沒字、作襯。則仍一體。浣紗記若將往江干、過花溪、齊齊二字、一字、戲字、首渺茫二字、兩蘭橈字、採字、作襯。亦同。惟末句多一疊耳。此調末句必要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著。又張小山此詞。壽過顏回下云。飽似伯夷。王伯良曲律。謂爲失調。此作

人來茶罷。且罷字去聲。可從。

又曰。紅繡鞋一名朱履曲。與仙呂宮出入。歎字、羨字、醉呼懶上字、均襯。酒字暗韻。各家俱不叶。大成九宮譜采五闕。而於第五闕之王伯成天寶遺事第四五句三字句。云是減字體。誤也。（廣正譜祇收此詞。）不知第一闕之徐甜齋小令、青猿、黑虎、均襯字。（曲譜亦誤作正。）又不知將第二闕雍熙樂府之首二句兩著字。及曲灣灣笑吟吟等字。慶字。與第三闕散曲之泛遠水、送征帆、問征夫、瞻衡宇等字、及盼字。第四闕散曲之湖字、上字、都字、作字、冷落了三字、媒字、稀疎了三字、侶字、攪字、作襯。遂亂指首爲正體。二三爲增字格。四爲變體。五爲減字格。不可從。（第三闕末句。將字改正。兒字改襯。便叶。）此調末句仄平平去上。與黃鍾尾同。

普天樂 別友

姚燧

浙江秋。吳山夜。愁隨潮去。恨與山疊。鴻鴈來。芙蓉謝。冷雨青燈讀書舍。怕離別又早離別。今宵醉也。明朝去也。留戀些些。

評曰。妙在芙字屬陽。取務頭。造語音律對偶。平仄皆好。看他用疊字與別字。俱是入聲作平聲字。下得妥貼可敬。冷雨二字。去上爲上。平上、上上、上去次之。去去屬下着。讀書舍方是別友也。又第八句是務頭。也字上聲妙。

次齋曰。此調卽正宮黃梅雨。與高大石角不同。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太平圖、云是正格。與此同。惟第九句人甯獻嘲。嘲字云是韻。第十句風眞足尙。尙字不韻。則此今宵醉也之也字亦是韻。不叶者疏。第四闕采月令承應。惟末三句皆減一字。作三字句。餘同。意此調末三句本皆三字。此首醉字去字留字皆襯耶。然中原音韻云。此調末句仄仄平平。則又不然也。第二闕亦采太平圖。第七句作四字二句。此則七字句。可將濟字作襯。末三句每句均六字。其實亦可將遊倦吟酣菊兒等字作襯也。至第五闕之散曲。將深棲遠舉四字改襯。仍少第八句七字一句。似不可從。第三闕采天寶遺事。第三四句。第八句。均減一字。故廣正譜收作第二格。曲譜采張小山小令。與此同。祇誤以春殘香冷四襯字作正耳。（廣正譜不誤。）

喜春來春思

胡祇通

閑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綠窗蝶夢覺來遲。誰喚起。簾外曉鶯啼。

評曰。調字遲字俱屬陽妙。蜜字去聲好。切不可上聲。但要喚字去聲。起字平上皆可。

次齋曰。此調一名陽春曲。亦入正宮。末句必要仄仄平平。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周德清小令。與此全同。第二闕之元人百種。誤以第四句兩箇脚三字作正。遂成一體。（德清於此詞云。蜜字去聲好。其自作雨晴花柳新梳洗。月兒初上鵝黃柳。洗字柳字。乃用上聲。不可解。）喜春來尙有攤破一

調。第三四五句均六字。第七八句均三字。末句五字本調煞。凡攤破無不本調煞者。曲譜於願均澤小令。末云四兩字報平安。不知將回字作襯。大謬。（廣正譜不誤。）

滿庭芳 秦曉

張可久

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義之。海棠春已無多事。雨洗胭脂。誰感慨蘭亭古紙。自沉吟桃扇新詞。急管催銀字。哀絃玉指。忙過賞花時。

評曰。此一詞但取其平仄庶幾。若此字是平聲。屬第二着。喜義字屬陰妙。可惜第四第五句上下失粘。妙在紙字上聲起音。扇字去聲取務頭。若是紙字平聲屬第二着。扇字上聲。止可作折桂令中一對。多了急管二字不成調。得一意結之方好。吁。今之樂府。難而又難。爲格之詞。不多見也。

次齋曰。此調與正宮仙呂出人。末句必要仄仄平平。急管二字是襯。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太平圖同。第二闕采雍熙樂府。不知將第四句愁字、都字。第五句不由人三字。第八句瘦損字。第九句病字。第十句殺字。第三闕采散曲。第四句誤將醺醺二字作襯。並字作正。第五句分付與三字。第八句因甚二字。均誤襯爲正。遂成三體矣。廣正譜、此調後附記姚牧庵小令。第四句本七字作六字。云我到此間登眺。是減一字。無名氏寰海清夷套。第八句本三字作四字。云道德天地。是增一字。德清云。第四第五句。上下失粘。不可解。

十二月 堯民歌別情

王實甫

自別後 遙山隱隱。更那堪 遠水粼粼。見楊柳 飛綿袞袞。對桃花 醉臉醺醺。透內閣 香風陣陣。掩重門 暮雨紛紛。

怕黃昏忽地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消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樓帶寬三寸。

評曰。對偶音律平仄語句皆妙。務頭在後詞起句。

疾齋曰。此十二月帶堯民歌也。均亦入正宮。十二月本四字六句。二十四正字。二十四拍。因其字拍多。填者每句皆添襯三字。曲譜全作正字、非。亦有僅於末二句添三字者。如廣正譜第一闕所采無名氏雲窗夢是。至馬致遠漢宮秋。則僅第五句添三字。第六句仍四字。廣正譜以爲末句四字僅此。收作第二格。又以休道休字作正。均誤也。自怕黃昏以下爲堯民歌。怕字不字是襯。今春句可疊。如漢宮秋作寒更寒更是。又可於中間加也波二字。（或作也麼。）如岳伯川鐵拐李作哀也波哉是。均不必作又一體。（廣正譜作又二格。誤。）九宮大成譜、第三闕采雍熙樂府。誤將第五句進履二字、末句的字、作正。遂成又一體。惟第二闕之散曲。首二句破七七作三字六句。實則花字筍字岸字渡字襯耳。至第四闕之盛世新聲。名爲百字堯民歌。實則襯字雖多。正襯一分。仍一體耳。末句了字是襯。誤正

。當改。堯民歌末句須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著。

四邊靜西廂

王實甫

今宵歡慶。軟弱鶯鶯可曾慣經。款款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着可惜。好殺無乾淨。

評曰。務頭在第二句及尾。可惜俊語也。

疾齋曰。此調亦入正宮雙調。第二句曾字。第四句交字。第五句著字。均襯。九宮大成譜云。四邊靜與四換頭。止在第四句。上二下三五字句。乃四邊靜。而以舊譜收紅塵十丈之第四句四字句爲非。（曲譜卽收此。）及按之廣正譜所采馬謙齋小令。第四句亦四字句。而以西廂此曲爲第二格。並云第四句五字。僅見西廂諸劇。（九宮大成譜。第一闋采雍熙樂府。第二闋采元人百種。均五字句。亦不盡西廂諸劇爲然。蓋均襯一字耳。）再三思之。四邊靜與四換頭之分。似不在此。而在四邊靜是六句。四換頭是七句。蓋廣正譜四換頭所收無名氏套數。是七句七叶韻也。（曲譜、九成宮譜、四換頭均收此曲。但第五句海棠字。第六句楊柳字。末句都字。均誤作正。與廣正譜異。）又九宮譜四邊靜第二闋之元人百種。第二句下不字。末句做字。不應以襯作正。四換頭所采第一闋之馬謙齋小令。第二闋之雍熙樂府。均應改爲四邊靜。第一闋末句志字。第二闋末句先字。均襯。第二闋偷睛句減一字。牽情句失叶。似不可從。四邊靜末句必要平去平平去。四換頭末句。必要仄仄平平去。上聲均屬第二

著。

醉高歌感懷

姚燧

十年燕市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老鱸魚興。晚節桑榆暮景。

評曰。妙在點節二字上聲起音。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疾齋曰。醉高歌一名醉高樓。周德清云。此調末句平仄仄平平去上。去平屬第二著。而此及九宮大成譜第一闕所采之散曲。末句均只六字。惟第二闕陳克明套數。末句是七字。（廣正譜收此。）至第三闕采雍熙樂府。誤以首句苑字、次句誰字、作正。遂成又一體。

南呂疾齋曰。此雅樂之林鐘宮。其聲感歎傷悲。

四塊玉

鎖非

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礪。

評曰。纏字屬陽妙。對偶音調。俱好詞也。可宗。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疾齋曰。此調首句金字。六句琴字。可不韻。五句鶴字可韻。末句平煞仄煞均可。曲譜所收關漢卿散曲。第三句作渴時飲醉時歌六字。首句五句六句皆不韻。廣正譜收張小山小令、及賈仲明金童玉女二首。第一首首句五句六句皆韻。平煞。第二首首句五句六句皆不韻。仄煞。是前例。九宮大成譜采七

闕。第一闕卽關漢卿散曲。第三句減一字。第二闕雍熙樂府。與此全同。第三闕滿床笏。首二句上三字。第五六及末句上三字。均襯誤正。惟此格最爲時尙。第四闕元人百種。第四句七字破作九字三句。可將玉花二字改襯。餘三字句作六字。均應以上三字改襯。第五闕雍熙樂府。第三句七字破作八字兩句。可將文字改襯。第三句七字破作九字三句。可將病愁二字改襯。第六闕散曲。第三句亦減一字。第四句七字破作十字兩句。可將下人字、枉作字、改襯。第五六及末句。均作五字。應以上二字改襯。此格舊譜誤連玉嬌枝作一闕。第七闕雍熙樂府。第三句箇字正誤襯。第五句及末句一作五字。一作六字。路柳二字。列金釵三字。改襯。(元人曲中。此體極少。)周德清謂末句必須平去平。平去上屬第二著。廣正譜則謂必平去上。方別於罵玉郎之平平去。感皇恩之去平平。

罵玉郎

感皇恩

採茶歌得書

鍾嗣成

長江有盡思無盡。空目斷。楚天雲。人來得紙真實信。親手開。在意讀。從頭認。

織錦回文。帶草連真。意誠實。心想念。話慇懃。佳期未准。愁黛長顰。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

殺寒溫。問緣因。斷腸人憶斷腸人。錦字香粘新泪粉。彩箋紅漬舊啼痕。

評曰。音律對偶平仄俱好。妙在長字屬陽。紙字上聲起音。務頭在上。及感皇恩起句。至斷腸句上。

疾齋曰。此調一名瑤華令。與小石角不同。空字襯。第四五句開字讀字可韻。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

曾瑞卿散套。第二句五字作六字。可將短字改襯。(曲譜同。)第二闕采元人百種。第二句息字同。第四五句及末句。上二字均應改襯。第三闕雍熙樂府。第二句獨自二字。誤正作襯。圍屏倚三字。誤襯作正。第四五及末句上三字均襯。應改正與第二闕同。第四闕卽廣正譜所收之套數。而賤字篇字此注韻。廣正譜注不。蓋暗韻。非正韻也。

又曰。感皇恩第六句准字。第八句春字。可不韻。亦有併第九句晝字全叶。以求美聽者。煞句可平可仄。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貫酸齋柳垂翡翠條。(廣正譜同。)第六句隻字作單字叶。誤。末三句楊柳樓。梨花院。寸心間。誤作梨花院、採茶歌、凭闌干。均應依廣正譜改正。第二闕采曾瑞卿散套。(曲譜同。)誤將第三四五句。第七八句。及末句上三襯字作正。(曲譜不誤。)第三闕元人百種。第三四五句上三字。第四闕雍熙樂府。第五句拙字。第七八句及末句上二字。亦均誤襯作正。第五六闕均采董西廂。云與前體句法迥別。其實未能將正襯分開耳。非迥別也。若將第五闕首句張字、病字。第四五句兩不得字。皆改襯。祇減三字句一句。再將只有那三字改襯。又沒箇三字斷句。有何迥別。字雖減而聲固在。不得疑爲體別也。第六闕便喫了靈丹怎痊愈。靈字上亦減一字。應分三句。不應作一句。再將半晌二字改正爲襯。又有何迥別。或云將心想念三字作襯。則一切葛藤皆了。亦通。總之此調祇有平煞仄煞之別。是以廣正譜收賈仲明金童玉女之仄煞者爲第二格。以備格耳。廣正譜又云。

末三句煞須去平平。方與罵玉郎平平去別。（原作去去平。今改正。）

又曰。採茶歌一名楚江秋。末句必要平平仄仄平平。九宮大成譜、第一闕散曲。與此全同。（廣正譜所采之鍾繼光小令。亦全同。）惟粉字不韻。蓋此字乃暗韻。非正韻也。第二闕會瑞卿散套。誤將第一二句上三字。第三句絲字作正。（曲譜誤同。並將第三句兒字亦誤作正。）第三闕太平圖。第四句亦不韻。惟首二句均三字作四字。與廣正譜第二格列關漢卿寶娥冤劇同。應將香字含字改襯。關詞之散字命字亦襯也。採茶歌又有攤破一體。首句七字。二三句各三字。四句七字。五六句各四字。七句五字。八句及末句各四字。九宮大成譜采月令承應一闕。實則首句秋花不見四字。次句身似在三字。皆襯。五六句四字句增。七句準備二字。是正非襯。末句望字亦襯。讀者勿爲所眩也。且以四四句收。如何能還本體。

正宮我贊白。此雅樂之黃鐘宮。其聲惆悵雄壯。

醉太平懸懷

張可久

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麵糊盆。纔粘拈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醜鏡。葫蘆提倒穩。

評曰。著字若平。屬第二著。本仄好。務頭在三對。末句收之。

疾齋曰。此調亦入仙呂中呂。首句人字。次句誰字。四句纔字。末句提字。均襯。第五六句必須去叶。九宮大成譜、第一首采張小山小令。曲譜同。惟曲譜第三句漏一寫字。第四句誤以上字作正。第二首雍熙樂府。第四句並宿二字。末句節字。均應改襯。第三首亦采雍熙樂府。第八句七字句增。第三句說字、言字。末句受過字、有字。均應改襯。第四首元人百種。看似句法不同。實則第五六七句三一字。三上不字。第八句萬口舌頭四字。均襯。末句簡字。又應改襯作正。方還本調。蓋此調末句爲平平去上。若不將第二闕之節字改襯。則成五字句煞。不將第三闕之受過有三字改襯。則成七字句煞。不將第四闕之簡字改正。則本句三字。連上文讀。又成七字句煞矣。九宮大成譜。一味貪多備體。正襯不分。若在中間猶可言。若在末句。完全失調矣。此四闕中。乃至三闕失調。貽誤後學不淺。

塞鴻秋 春怨

無名氏

腕冰消鬆却黃金釧。粉脂殘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濕端溪硯。斷腸詞寫在桃花扇。風輕柳絮天。月冷梨花院。恨鴛鴦不鎖黃金殿。

評曰。音律瀏亮。貴在却濕二字上聲。音從上轉。取務頭也。韻脚若用上聲。屬下著。切不可傳奇中全句比之。若得天字屬陽更妙。在字上聲尤佳。

疾齋曰。此調亦入仙呂中呂。與叨叨令止爭也麼哥三字。末句必要平平仄仄平去。上聲屬第二著。

起四句及末句均七字。此均八字。每句各有一字襯也。九宮大成譜、第一首采張小山小令。曲譜及廣正譜同。第二首散曲。起四句四時字。四綽然亭字。均應改襯。惟第五句不韻異。末句問字此字皆襯。一誤作正。便成失調。後附百字寒鴻秋一闋。實則首四句及末句。襯多於正耳。若將首句正逢春三字。花初二字。二句榴花噴三字、放字。三句黃金二字。敗葉飄三字。四句開字。冰花墜三字、內字。末句悄字、箇字。改襯。則仍各七字句也。今作六字一讀。三字一句。又成失調。

商調次寶曰。此雅樂之夷則商。其聲倭偷怨慕。

山坡羊春睡

張可久

雲鬆螺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

評曰。意度平仄俱好。止欠對耳。務頭在第七句至尾。

次齋曰。此調一名蘇武持節。是中呂宮。亦入黃鐘。此云商調者。借宮也。第三句掩字。第六句片字。第七句把字。均襯。誰字。呸字。是韻。末三字必要平去平。平去上屬第二著。曲譜采張小山小令。與九宮大成譜同。惟不將窄字咬字注韻、誤。(大成譜不誤。)

梧葉兒別信

關漢卿

別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

評曰。如此方是樂府。音如破竹。語盡意盡。冠絕諸詞。妙在這其間三字。承上接下。了無瑕疵。殃及殺三字。俊哉語也。有言六句俱對。非調也。殊不知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過聲以聽末句。不可加也。兼三字是務頭字。有顯對展才之調。眼字上聲尤妙。平聲屬第二著。

疾齋曰。此調一名知秋令。亦入仙呂。末句必要平仄仄平平去上。去平屬第二著。九宮大成譜云。其格最雜。字句增減不一。收至十一體。今細按之。第一闕采張小山小令。與此全同。第二闕同前。應將鳳去、鴻稀、指冷、屏寒、間、幾、十字改襯。至第六句疊。曲中常有。不得爲又一體。第三闕元人百種。應將據情理、論所爲六字。及我字、著字、住字、緊字、改襯。末句向字改正。否則失調。第四闕散曲。應將刀攪、扒堆、四字。及也字、三了字、改襯。第五闕同前。應將兩情似、一心似、六字。及同字、盟字、前字、到如今三字。改襯。第六闕雍熙樂府。應將看歲歲、翫年年、六字。及和字、近覺、忽驚、暗裏六字、改襯。第七闕散曲。應將相府內、君門前、六字。及裏字、剛幾箇、忽刺八、我怎肯、九字、改襯。第八闕雍熙樂府。應將淒淒涼涼、悠悠蕩蕩、八字。及金字、漸漸的、看看的、提起來、九字、改襯。第九闕同前。應將第一二句上壽字、奏字。三句簫韶二字。四句滿字。五句感字。六句交字。七句亦無二字。末句共享字、天字、改襯。惟第九闕押韻較多耳。第十

闕同前。看似遞別。實則首句應以較字讀。以駿字作襯。次句萋萋二字襯。三句亦應以鳩字讀。以鳴字作襯。則十闕全同無別。至第十一闕。題云百字知秋令。若將絳蠟燒、沈煙爐、六字。及弄字。砌下、簷間、教我、六字。改襯。仍與首闕全同。不必爲所替也。

越調秋聲曰。此雅樂之無射商。其聲幽寫冷笑。

天淨沙秋思

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評曰。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

次齋曰。此調一名塞上秋。末句必要平平仄仄平平。九宮大成譜、廣正譜、均作江亭遠樹殘霞。淡煙芳草平沙。綠柳陰中繫馬。夕陽西下。水村山郭人家。題爲吳西逸小令。大成譜第二闕采雍熙樂府。應將第三句是字、末句的字、改襯。第三闕同前。應將首句初字。次句開字。三句各字。末句赴字。改襯。廣正譜第二格采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格采無名氏玉笛愁聞散套。惟第三句平叶爲異。（九宮譜第三闕亦平叶。）餘同。

小桃紅

無名氏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

俺那人兒。

評曰。頂真妙。且音律諧和。

次齋曰。此調末句必要仄仄平平。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張小山小令。與此全同。第二闕雍熙樂府。應將第四句說的我。第五句中字。末句出字、改襯。第三闕同前。應將第四句路字、改襯。第四闕王和卿小令。(廣正譜同。)第四句僅難當二字。是減一字。第五闕雍熙樂府。第六句減四字一句。(關漢卿蹴鞠場中套。亦少此句。九宮譜謂元人惟此。亦非也。)留虛聲不填實字也。至廣正譜第二格采王實甫西廂記之首句。上增人間看波四字。則是曲中帶白。非又一格也。

又曰。北詞廣正譜。以王實甫西廂記此調。於玉容深鎖繡幃中上。增人間看波四字。作第二格。謂猶正宮之雙鴛鴦也。按其正宮雙鴛鴦調。第一首采白仁甫梧桐雨云。語音清。眉眼顰。翠黛雲鬟不欲整。寶髻斜偏亂鬆鬆。鬆字是庚青借叶真文。鬆字是鬚字之誤。清整皆韻。翠鸞翹以下爲轉韻。九宮大成譜所采月令承應。前四句支思韻。後轉廉纖。可證。元玉曲律至細。向所服膺。此云前多四句。又不用韻。不可曉。則千慮之失也。

凭闌人章臺行

無名氏

花轉贏輸隨髮生。桃扇炎涼逐世情。雙郎空藏瓶。小卿一塊冰。

評曰。陣有贏輸。扇有炎涼。倭語也。妙在小字上聲。務頭在上。饒世二字去聲皆妙。

次齋曰。此調與黃鍾不同。中原音韻云。末句上平平去平。北詞廣正譜云。末句必要平平去平上。但所采徐甜齋小令云。粉郎來未來。則仍是上平平去平也。惟九宮大成譜第二闕宋元人百種云。你心中可怎不思想。將你字怎不字作襯。則爲平平仄平上。但九宮譜誤以你心中三字作襯。怎不二字作正。

寒兒令漁夫

查德卿

烟艇閑。雨簑乾。漁翁醉醒江上還。啼鳥關關。流水潺潺。樂似富春山。數聲柔櫓江灣。一鉤香餌波寒。回頭觀兔魄。失意放魚竿。看。流下蓼花灘。

評曰。緊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且看字屬陰妙。還字平聲好。若上聲紐。屬下下著。

次齋曰。此調一名柳營曲。與黃鍾不同。末句必要仄仄平平。此句如弱。可與第九第十句對。名救尾對。與紅繡鞋之第六句。與第四第五句爲三對同。廣正譜與九宮大成譜第三闕。同采張小山小令云。一杯金谷酒。七椀玉川茶。嚦。三日縣官衙。卽救尾對也。九宮大成譜第一闕、與曲譜同采鮮于去矜小令。第七句五字。第八句七字。第九句時字。第十句處字。末句千字。是以襯誤正。第二闕元人百種。第一句小孩兒每四字。第二句捉弄俺這四字。第七句的字。第八句又字。第九第十句兩了字。末句是字。均應改襯。第三闕散曲。第七句自字。第八句爲字。亦應改襯。廣正譜誤同。看字韻。是

定格。張小山小令。此處作吉丁當三字。吉丁二字作襯。依然是一字。關漢卿換步挪踪套云。一左一右。上三字不能襯。則沒本調。與馬致遠之碧玉簫同。此皆名人疎處。

雙調疾聲曰。此雅樂之夾鐘商。其聲健捷激發。

沉醉東風漁夫

趙明道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 刎頸交。却有 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

評曰。妙在楊字屬陽。以起其音。取務頭。殺字上聲。以轉其音。至下戶字去聲。以承其音。緊在此一句。承上接下。末句收之。刎頸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萬字若得上聲更妙。

疾齋曰。此調末句必要平仄仄平平去上。去平屬第二著。雖無却有四字襯。九宮大成譜采至十闕。第一闕采盧疏齋小令。與此全同。(曲譜亦采盧作。惟誤以第六句會字作正。)第二闕雍熙樂府。應將第三句酒斟二字。第四句曲唱二字。改襯。第三闕元人百種。應將第三句雖不曾。第四句雖不得。改襯。第四闕同前。應將第三句一封書三字、了字。第四句萬言策三字、知字。改襯。第五闕七國記。應將那字斷句。第六句不字、改襯。第六闕單刀會。應將第三句漢獻帝。第四句劉皇叔。第六句劉家。末句與咱慢等字、改襯。均不必作又一體。第七闕太平圖。第三句漱風雅。第四句領月影應改襯。

。第六句之上四三下七字句。此作天光徐淡。雲容徐皺。樹聲徐勁。蓋增雲容徐皺四字。樹聲下又增一徐字耳。第八闕元人百種。首二句均減一字。第三句泛一甌。第四句生兩腋。應改襯。第九闕雍熙樂府。首二句亦均減一字。而第六句變上四下三句爲上三下四。廣正譜收作第二格。第十闕太平圖。首二句減一字。第三句衝寒。第四句向暖。應改襯。此首與第八第九闕同。惟第六句不變。

落梅風切繪

李壽卿

金刀利。錦鯉肥。更那堪玉葱纖細。若得醋來風韻美。試嘗着這生滋味。

評曰。第三句承上二句。第四句承上三句。生末句。緊要美字上聲爲妙。以起其音。切不可平聲。錦鯉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

疾齋曰。此調一名壽陽曲。末句必要仄平平仄平平去。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張小山小令。(曲譜同。)與此全同。第二闕元人百種。應將第四句呆字、洞字、改襯。末句喜字、改正。不改正則成六字句。失調。第三闕雍熙樂府。應將第一句野鶴。第二句山猿。第四句響字。改襯。第四闕長生殿。應將第一句賊行藏。第二句歹心腸。第四句更字、改襯。第五闕元人百種。應將第一句山字領。第二句玉兔鬪。第四句對字。見我二字。改襯。第六闕散曲。應將第四句破字、來字、改襯。

撥不斷隱居

馬致遠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

評曰。務頭在三對。急以尾收之。

次齋曰。此調一名續斷絃。周德清云。此調末句仄平平仄平平去。而此僅四字。九宮大成譜、第一闋采張小山小令。(曲譜同。)亦止四字。且小山小令。無不四字者。故廣正譜以末句四字。收入第二格。蓋減三字也。第二闋元人百種。應將首句喫字。第二句不是二字、改襯。第三四五句是三句對。既知將第四句搬字。第五句攜字作襯。又將第三句引字作正。且於娘字下注讀。殊不可解。末句別是二字。亦應作襯。其云體式有乖。毋爲所眩者。特自眩耳。體式固未嘗乖也。第三闋元人百種。於第五句下添四字句四句。與廣正譜之第三格采王伯成天寶遺事。於第五句下添四字句兩句同。皆爲增句。末句俺這裏三字應改正。別是二字改襯。又此調第三句有作六字者。如趙明道多情多緒套云。越點汚越香氣。蓋減一字。第四句有作上三下四者。止軒顏色天然套云。纏得上十分緊恰。究以上四下三爲是。且三句須對。德清所謂務頭在是也。

水仙子夜雨

徐再思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碁未收。嘆新豐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在心頭。

評曰。賦者甚多。但第二句第五字。第六字。及基未二字。并二老二字。但得上去爲上。平去次之。平上下下著。惜哉此詞語好而平仄不稱也。

次齋曰。此調一名凌波仙。又名湘妃怨。又名馮夷曲。與黃鐘不同。亦入仲呂南呂。末句必要仄仄平平。第四句落字。第五句歎字。第六句枕上。第七句江南。均襯也。九宮大成譜、第一闋采張小山小令。(廣正譜同。)第四句是五字。第五句是六字。第七八句均三字。可證。第二闋同前。(曲譜亦收此詞。)第四句不字。第五句他字。六句夜雨。七句鄰牆。均應改襯。第三闋元人百種。第六句山市。第七句瀟湘等字均襯。第四闋雍熙樂府。第四句歎字。第五句爭字。六句千條計被。七句萬物生止。末句天報有等字均襯。第五闋散曲。第四句愛字那字。六句掛一幅。七句供一枝。末句自燒香等字均襯。第六闋同前。第六七句均四字。與末句作三對。句法有變。廣正譜亦收作第二格。實則間字頭字襯耳。第七闋雍熙樂府。首句漢字。二句張字。三句藍字。四句捧字。五句岳字。六句獻牡丹是。七句進靈丹是。末句呂純陽等字均襯。第八闋千金記。第四句到字。第五句兒字。第六句烏騅馬穩載。第七句金鎖鎧飄流。末句虞夫人等字均襯。此調異同。全在第六七二句。有三字。有四字。有五字。有六字。有七字。有八字。自以三字者爲正格。其他皆增字也。若如九宮大成譜、第四第五第七第八闋。末句均七字。失調不可從。此調又有加河西二字於上者。實則水仙子之前四句。

慶東原奇遇

無名氏

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蛾。裙拖絳羅。鞦冷凌波。此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个。

評曰。冷字上聲妙。務頭在上。轉急以對收。斗柄二字上去妙。落梅風得此起二句平仄尤妙。坎齋曰、原一作園。末二句有作各三字者。如廣正譜第三格收王實甫西廂是。然壞字實襯也。此調末句究以仄仄平平去爲定格。且上聲屬第二著。第三句爲字。七句眈字。末句得字。均襯。九宮大成譜、第一闋采張小山小令。與此全同。曲譜亦采此。而誤以問子訪字伴字兩他字作正。第二闋雍熙樂府。應將第三句數字改襯。第三闋同前。應將首句薄酒。二句新詩。四句童僕弱。五句香塵滾。六句風力勁。改襯。第四闋同前。應將首句暖日。二句春風。三句恰字處字。四句嬌的。五句衣的。六句笑的。改襯。第五闋太平圖。應將首句也不去織。二句更何來題。三句號字。四句喚伊。五句饒他。六句遜你。改襯。惟末二句作三三。蓋依王實甫。而冰字實襯。第六闋雍熙樂府。除首二句均襯三字外。中間減四字句一句。似不可從。

鴈兒落

德勝令 指甲摘

無名氏

宜將鬪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尋。宜把金針紐。

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託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指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个針。

評曰。俊詞也。平仄對偶音律皆妙。務頭在德勝令起句。頭字要屬陽。及在中一對後。必要扇面對方好。

次齋曰。雁兒落一名平沙落雁。亦入商調。中原音韻謂與漢東山末句。均應仄平平。是指雁兒言。落字衍文。非此雁兒落也。九宮大成譜、收至八闕。云增字不增句。實則所增皆襯也。如第三闕元人百種。第一句他字。第二句我字。均襯。第四闕散曲。清清曉曉巍巍烈烈各疊字。應將一作襯。第五闕同前。首句酒字。第二句店字。第三句打字。第四句盛字。第六闕元人百種。第二句則是我三字。你字。第四句告學士三字。高字。第七闕雍熙樂府。第一句世間二字。第二句也字那字。第三句亦字那字。第四句亦字那字。第八闕同前。第一句三停刀三字。不字。第二句九遠丹三字。不字。第三句藕絲絲三字。不字。第四句鳳嘴膠三字。不字。均應改襯。

又曰。得勝令一名凱歌回。一名陣陣贏。與商調出入。得字治字是襯字。末句必要平平上去平。或仄平平去平亦可。此與雁兒落本是兩闕。但遇南北合套時。則加一帶字。合作一闕。而於得勝令起頭用呀字。此定格也。純北曲仍分注之。九宮大成譜收六闕。又收雁兒落帶得勝令者二闕。又附錄牧羊記一闕。第三闕元人百種。第三句城字。第四句取字。第四闕同前。第一句錯認二字。第二句班女二字

。第三句不枉二字。第四句則願二字。第五闕同前。第一句沒字。第二句你字。第三句俺字。第四句老字。第五句好事二字。第六句一箇二字。第七句御筆二字。第八句索字。第六闕雍熙樂府。第一句夢兒裏三字。第二句人兒去三字。第三句鳥字。第四句帶字。第五句雨意二字。第六句巫字。第七句海誓二字。第八句楚字。均應改襯。其帶過曲之第一闕長生殿。末句伴字是襯。第二闕散曲。第一句女字。第二句有字。第三句的字。第四句兒字。第七句雖字、第八句如字、第十句會字。第十二句永字。亦應改襯。但前闕末句加一盞。後闕中間帶白。大成譜云。係小令用排句法。如繡襦記之蓮花落。卽此體之效顰。

殿前歡 醉歸來

馬九皋

醉歸來。入門下馬笑盈腮。笙歌接至朱簾外。夜宴重開。十年前一秀才。黃蠶菜。打熬做文章伯。江湖氣概。風月情懷。

評曰。妙在馬字上聲。笑字去聲。一字上聲。秀字去聲。歌至才字音促。黃字急接。且要陽字好。氣概二字。若得去上尤妙。三對者非也。自有三對之調。伯字若得去聲尤妙。

次齋曰。此調卽小鳳孫。一名小婦孩兒。一名鳳將雛。末句必要仄仄平平。十字做字是襯。九宮大成譜。第一闕散曲。第六句紅錦二字。誤襯作正。曲譜同。第二闕同前。第三句急字。第五句怎字。第

六句桃花片三字。第七句絕字。第三闕七圖記。第一句喚我的三字。第三句下字。第四句我則索三字。第五句他字。第六句纏殺我三字。第七句兒般二字。第八句這公事三字。第九句我可也三字。第四闕元人百種。第一句留下二字。第八句看今日三字。第九句幾時似三字。均襯。以爲又一體者非也。廣正譜云。花李郎勸吉平劇。減第七句。

慶宜和 五柳庄

無名氏

五柳庄前陶令宅。大似彭澤。無限黃花有誰戴。去來。去來。

評曰。妙在彭字屬陽。僅二十二字。愈字少。愈難作。五字絕句法也。佳詞與鴈兒同意。次齋曰。此調末句必要去上。去平屬第二著。切不可上平。舊譜作三句。以末句爲十一字者非。蓋戴字、兩來字、均韻也。九宮大成譜。第三闕采宋庭玉驪角梅花散曲。末云。繡幃未出。幃字不叶。乃是失調。第四闕關漢卿世情推物理。第二句的是二字。末二句且字誰字。均襯。第五闕董解元西廂。第二句上一日二字。第三句悶字地字。第四句俏一似三字。均襯。但不疊耳。此是初格。今則通行疊句。卽不疊、亦應四字兩韻。

賣花聲 香茶

喬吉

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真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

評曰。俊詞也。務頭在對起及尾。

次齋曰。此調卽昇平樂。亦作熬。今人仲呂。第四句亦有叶者。廣正譜曲譜所采張小山小令是也。末句必要仄平平仄平去。

清江引九日

無名氏

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霜清紫蟹肥。露冷黃花瘦。白衣不來琴當酒。

評曰。柳酒二字。上聲極是。切不可作平聲。曾有人用拍拍滿懷都是春。語固俊矣。然歌爲都是蠢。甚遭譏誚。若用之於攪箏琶。以四字承之。有何不可。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著。

次齋曰。此調一名江兒水。與南詞句法無異。末句必要平去仄平平去上。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采貫酸齋小令。首句棄字。誤襯作正。曲譜同。第二闕同前。末句頭字來字應改襯。後附沙子攤破清江引。則前六句之五五句。可將的文章、的才學、的賢人九字改襯。爲攤破原詞之七字一句。增作三句。中間之五字句。爲增原詞之五字二三四句。爲五字九句。末句兒字好字是襯。若作三六、則失調。譜又以前六句似對玉環。亦非也。對玉環是四四四五句起。且四句皆韻。祇填套數者。於對玉環後必接清江引耳。周德清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著云云。徧查作者。無於此處五字句作四字者。殊費解。後乃悟此指攪箏琶言。而刻本又將二字誤三字也。攪箏琶調起爲三五句。惟喬夢符繡閣深套。第

二句作平仄平平。云心內頑麻。故德清以爲下著。

折桂令金山寺

趙祐

長江浩浩西來。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天地忘懷。醉眼睜開。回首蓬萊。一半雲遮。一半烟埋。

評曰。此詞稱賞者衆。妙在色字上聲以起其音。平聲便屬第二著。平聲若是陽字。僅可。若是陰字。愈無用矣。歌者每歌天地安排爲天巧安排。失色字爲用色。取其便於音而好唱也。改此平仄極是。然前引雲山天地。後說雲山失色。天地忘懷。若此則損其意。失其對矣。安排上天地二字。若得去上爲上。上去次之。餘無用矣。蓋務頭在上。失色字若得去上爲上。餘者風斯下矣。若全句是平平上上。歌者不能改矣。嗚呼。前輩尙有此失。後學可不究乎。

夜齋曰。此調卽蟾宮曲。又名步蟾宮。又秋風第一枝。又天香引。又折桂詞。句字不拘。可以增損。此詞就字寬字襯。山水八字。一半八字。皆增句。原詞句法爲六四四四。六六四四。八句七韻。第二句若叶。則爲八韻也。末句必要仄仄平平。九宮大成譜第一闋鄭德輝小令。第七句見字。第八句聞字。第二闋盧疎齋小令。首句綴字。第七句若字。第八句索字。第三闋張子友小令。首句深字。第五句紅字。第六句會字。第七句笑誰同三字。第四闋與敦周卿小令。第五句西施二字。第七句不字。第十

二闋盧疎齋小令。第四句有字來字。均應改襯。廣正譜誤並同。第六闋張小山小令。首句花字。第七句篆字。第八句是字。應改襯。曲譜誤同。第五闋元人百種。第四句趕的他三字。第五句氣昂昂三字。第六句秦字。第七句漢字。第十句少欠你三字。第十一句步蟾宮三字。均應改襯。桂枝二字。亦應改襯。而將折得二字改正。方叶。且符本調。第七闋元人百種。首句頽字。第七句山字。第八句寺字。第八闋同前。首句隔字。第十二句五字。第十三句日字。均應改襯。方符本調。第九闋太平圖。首句小園二字應改正。弓量數畝四字改襯。第二句一般兒三字。第三句四圍兒三字。均襯。第五句桃李二字改正。行字花字改襯。第六七句兩裏字、均襯。第十闋雍熙樂府。首句每字。第二句我知道三字。第三句枉了我三字。第四句那其間三字。第五句窮滴滴三字。第六句大古里三字、般字。第七句刺地那三字、娼字。第八句他於今三字、並襯。第十一闋同前。首句的字。第七句聽字。數一聲三字。來字。第八句氣字。短吁氣三字。捱字。均應改襯。元白无咎小令。增至百字。名百字折桂令。其首句壓字。第七句近字。第八句傍字。亦襯也。譜又收明人湯舜民蟾宮曲云。與折桂令諸體。絕不相同。細按之。除首句清字。第四句亂紛紛三字。第十五句蕩悠悠三字。應作襯外。其最參差者。爲第七句至第十四句云。枕兒餘。衾兒剩。溫一半繡床。間一半繡床。月兒斜。風兒細。開一扇紗窗。掩一扇紗窗耳。若以枕兒衾兒繡床。月兒風兒紗窗十二字作正。餘作襯。何至絕不相同耶。總之一坐不肯

細心。一坐貪多備體。迷惑後人。我則力求劃一。以還曲之本體。武斷之譏。亦不辭也。（百字折桂令、蟾宮曲兩闕。廣正譜亦不能分正觀。）

雙調秋思套數

馬致遠

夜行船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筵燈滅。

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

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粧呆。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

離亭宴歇指雙鴛鴦殺尾聲

蛩吟一覺纔甯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他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評曰。此詞迺東籬馬致遠先生所作也。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曰。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減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後輩學去。

疾齋曰。凡聯綴小令。無賓白者爲套數。有賓白而四折者爲雜劇。多至十二折以上者爲傳奇。

又曰。夜行船末句必要仄平平仄平平去。曲譜亦采此首。廣正譜采無名氏套數。九宮大成譜、第一闕雍熙樂府。與此同。第二闕散曲。第二第五句。並減一字。第三闕同前。第一二句均少一字。是換頭。凡換頭字句可增減也。第四闕元人百種。第一句絮字。第三句對官人三字。第四句肉身人三字。並襯。第五句增不字。亦襯。第四闕同前。第五六句並增。末句掩所也三字應改正。兩不字改襯。否則失調。

又曰。喬木查一名銀漢浮槎。末句必要仄仄平平。喬木查句法爲五五七五四。此首句祇四字。蓋么篇也。次句做字。四句縱字。並襯。九宮大成譜、第一闋散曲。五五七五四、爲正體。第二首同前。首句四字。亦依么篇。第三闋長生殿。首句見字應改正。末句將軍令三字應改襯。第四闋太平圖。首句結字應改正。次句查字應改襯。第五闋雍熙樂府。首句忽字應改正。四句行字應改襯。第六闋散曲。首句狠字應改正。次句般字。四句好字。末句他待二字。並襯。第七闋太平圖。首句恁字應改正。次句種字、改襯。三句減一字。與王實甫西廂記、問別來安樂否句同。四句能字。末句唱到二字。並襯。第八闋同前。第四句來阿二字。末句問何如三字。並應改襯。此調用么篇者多。曲譜采白仁甫散套。誤以二闋合成一闋。

又曰。慶宣和、落梅風、並見前。

又曰。風入松末句必要平平仄仄平平。第二句疾字。末句提字。並襯。九宮大成譜、第一闋次句愁字。末句賞字。第二闋散曲。次句小字。並襯。第三闋同前。次句學字、亦襯。惟第四句減一字。第四闋同前。次句與俊二字。第五闋雍熙樂府。次句景字。三句清字。第六闋元人百種。五句那字。末句箇字。第七闋同前。五句陳字、並襯。第八闋天寶遺事。末句五字。失調。與廣正譜又一格商政叔風裏楊花套同。馬致遠藤外西風套。又將五句並未句作五五。此名人疏處。並不可從。第九闋雍熙樂府

。次句直恁的三字。五句向字。末句帶字、並襯。其第五闕末句鴛枕剩。繡衾餘。第七闕末句皆因唱、後庭花。六字句變成三三。遂爲後來南詞之祖。

又曰。離亭宴歇指鴛鴦殺尾聲。當名離亭宴帶歇拍煞。此詞首二句。末三句。是離亭宴。其句法首二句爲七七。末三句爲六五五。第十五句俺字。第十六句便字。第十七句道字。並襯。中間句法四五五五五五。爲歇拍煞。第三句爭名利三字。第四句密字。第五句亂字。第六句鬧字。第九句愛字。並襯。周德清謂無襯字者非也。歇拍之義。乃將四五五五五五等句。再疊一遍。取其調長而緩緩收煞。故謂之歇拍也。今歇拍既誤作歇指。又加雙鴛鴦煞尾聲六字。德清之意。殆形此詞加疊。有似於雙鴛鴦。而不知與雙調中之鴛鴦煞牌名易混。尾聲二字亦衍文。九宮大成譜、離亭宴帶歇拍煞。第一闕雍熙樂府。第四句高的。第五句深的。第六句薄的等字。應改正。第七句般字。第八句似字。應改襯。第十五句比字。第十六句嬌字。末句不字。並襯。第二闕元人百種。第三句待要。第九句除外。第十句貪字。第十一句樂字。第十二句絕字。第十五句高字。第十六句外字。末句上字。並襯。第三闕散曲。第四句秦樓。第五句瑤琴。第六句碧天。第九句偏不覺。第十一句月明。第十二句燈清。第十五句裏字。第十六句縱字。末句填字。均應改襯。蓋離亭宴煞末句定格。爲平平去平上。斷不能認作六字句也。

〔附〕

新對中原音韻定格曲子發凡

- 一、此書錄周德清中原音韻中作詞十法之定格曲子。凡四十首。附套數一。皆北詞。
- 一、凡詞後之評曰。皆出周德清。周評之後。乃附拙校。
- 一、北詞之譜。少於南詞。以北詞廣正譜、爲最可法。次則太和正音譜。（欽定曲譜、全采此書。惟仙呂宮內。漏列上京馬一調。）至九宮大成譜而最備。惟正襯混淆。常失本調、貽誤學者不少。自來曲家。專重嘌唱。鮮能講求曲之本體者。此技與道之分。此書歷舉諸書。於正襯及減字增句。苦心頗爲分明。學者必先明本體。而後可言變化。否則終身不識太行山也。
- 一、九宮大成譜之誤。既如上述。全書余舊有考訂。以卷帙浩繁。無能出而問世。僅就此四十餘調中。參稽旁考。以見一斑。其廣正譜曲譜誤者。亦附及焉。舉一反三。是在學者。
- 一、向閱萬氏詞律。笑其不知古人增減攤破之法。於同調之詞。多一字、少一字者。輒名爲又一體。九宮大成譜。比之萬氏。則又加甚。有同調而所名又一體又一體。多至十餘體者。一人之身。祇有一體。冬裘夏葛。服裝雖殊。不得謂爲是人之又一體也。詞曲之有增減字。何以異是。此書於所附舉各詞。務求劃一。織者鑒諸。

、曲選難求善本。周德清文理不甚通順。其論曲之精到。實爲亘古一人。此書雖四十餘首。而首首精
湛。凡曲家所稱丹邱體。(豪放不羈。)(宗匠體。(詞林老作之詞。)(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
虛。有食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承安體。(華觀偉麗。過於洪樂。承安、金章宗正朔。)(盛元體
。(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江東體。(端謹嚴密。)(西江體。(文采煥然
。風流儒雅。)(東吳體。(清麗華巧。浮而且豔。)(淮南體。(氣勁趣高。)(玉堂體。(公平正大。
(草堂體。(志在泉石。)(楚江體。(屈抑不伸。摠哀訴志。)(香奩體。(裙裾脂粉。)(騷人體。(

嘲譏戲謔。)(俳優體。(詭喻矯虐。即嬌詞。)(無不悉備。學者日手一編。其於倚聲。事半功倍。

、原書無作者姓名。茲考注各首下。
、周評所稱務頭二字。卽是注意。謂一篇眉目所在處也。此曲家專門名詞。世多不解。解者又往往求
深反晦。故特揭出之。

彙輯宋人詞話續

映庵

劉克莊後村詩話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莫更共愁來。稼軒詞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和愁將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

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傲豪今夜爲情忙。那得工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然劉駕已云。我願醉如泥。不見君去時。宮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然王建已云。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古今賦詠閨情者。不過恩怨相爾汝。賀方回詞云。插金陌上郎。化石山頭婦。無物繫君心。三歲扶床女。陳子高絕句云。壁間衛玠眉目似。膝下枚臯言語真。縱使無情似郎主。那能對此不霑巾。乃就幼稚上發意尤新。前世惟蔡琰胡笳諸篇爲然。子高別有句云。高向鴻邊問消息。斷腸書信不如無。甚有思致。朱希真舊有詞云。詩萬首。辭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京有路終須去。且插梅花住洛陽。後召用。好事者改云。如李縱把梅花插。未必侯王著眼看。

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與。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

一士。外議如何。客素滑稽。答曰。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與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杵話別離。風雨催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游次公所作卜算子也。余舊傳次公及劉致中遺稿。鄭子敬借錄不還。

孫季蕃歲爲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山童問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況戒臘淳熙可考。大衍之用恰恰好。學易後尙一年小。謝屐唐衣眉山帽。薰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鍾離蚤。也曾參兩箇先生道。又也曾偷桃啖棗。百屋堆錢都不要。更不要衰衣茸纈。但要酒星花星。照鵬笑到老。

延平籍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庭堅爲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袁守。歸途赴郡集。席間借觀。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雋人矣。姜堯章有平聲滿江紅。自敘云。舊詞用仄韻。多不叶律。如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余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席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爲神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其詞云。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旌旗與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軌。相從諸娣玉爲冠。(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五人。)向夜深風定悄無人

。聞佩環。神奇處。君試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關。應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此闕佳甚。惜無能歌之者。

秦少游嘗謫處州。後人摘柳邊花外詞中語。爲鶯花亭題詠甚多。惟茵祭酒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

放翁長短句云。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閒。祕傳一字神仙訣。說與君知只是頑。一句叮嚀君記取。神仙須是閒人做。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元來只有閒難得。青史功名天却無心惜。漁父詞云。一竿風月。一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權。潮平理纜。潮落浩然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鷓鴣天云。杖履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初到。五百年前事總知。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口天津共賦詩。好事近云。混迹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黃芽初熟。春風歸從紫皇游。東海宴陽谷。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又云。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陸。借問此行安往。賞清伊修竹。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綠。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朝中措云。怕歌愁舞懶逢迎。妝晚託春醒。總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關心近日。啼紅密訴。翦綠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畫堂銀燭嫌明。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

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絕少。

石湖長短句醉落魄云。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款門不問誰家竹。祇揀紅妝多處燒銀燭。碧雞坊裏花如屋。燕王宮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陽關曲。直爲海棠夜合來西蜀。南柯子云。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春若有情春莫去。花如無恨花休落。

周輝濟波雜志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愁憔悴之歎。發爲詩什。特爲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憑欄大勳數場。閔己傷老。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張芸叟。元豐間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爲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謫監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弔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中山府有夕陽樓。輝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漢州皆有

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下望長安。凭欄干。或改爲憑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谿。亦有數處。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明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篇。皆豔語。輝嘗得其一啓。乃代其弟上周彥約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爲九老人授道之師承。繼巢由之高蹤。辭夔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諧謔之迹。而加譽議。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執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府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婦女。布裙荆釵。日擁鑾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邦。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

史情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楊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居後。輝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臘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漫浸。且與溫存著。規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慕木拱矣。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覩。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間。舅氏張仁仲宰武康。輝往見留三日。徧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跡。

王立之詩話。書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一判官以詩爲賀。宗古曰。玩我。欲繳進。爲人勸止。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爲代。一日郡宴郡江樓。黃作木蘭花詞上別乘。有監郡風流歡洽之語。亦貽怒。繳申郡牒。問風流歡洽實迹。黃歷攷古今風流權洽出處。辯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

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特未知宗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晁無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袅袅。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豔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豔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鸚鵡喚銀屏睡起。困倚妝台。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鑑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惜惜意密。空作江邊解佩。頃在上饒。得此說於晁族。無咎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羣從。風流蘊藉。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游戲於杯酒間。餘一說乃陳襲爲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內相已載在夷堅庚志。語皆合一。餘未詳。

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輿梅苑四百餘闋。輝續有百餘闋。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有成

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掇晉宋暨國朝騷人才士。凡爲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老。詞以苑名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蓋已命之矣。輝復攷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汎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汎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爲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苑爲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宅。不戒於火。廈屋百間。一夕煨燼。尙何有於梅苑哉。梅史隨亦散佚。雖嘗補亡。而非元本。歲當花開時。未嘗不哦其詩。歌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編而訴遺恨焉。

櫻桃抄乳酪。正雨厭肥梅。風吹吹籜。咸瞻格天開。見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淪。更良夜沉沉細酌。問閒生此日。爲誰曾向玉皇案前持麩。龜鶴。從他祝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細議評泊。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霍。奈胡兒自若。唯守紹興舊約。(按此調卽瑞鶴仙)閩士朱耆壽。字國箕。爲秦伯和侍郎壽。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安赤酒。年八十餘而終。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雍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

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權。江湖幸有寬閒處。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閒如此。輝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俱厚贖其行。亦傳入禁中。卽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絲鄉貢。竟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容義尙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據舊記。益未備。爲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錄投進。而唱和詩影妻椅妾。蓋以影爲妻。故以椅爲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錄嘗奏御。理不應褻。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似爲闕典。

周輝清波別志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有土曠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亦以此答。然海棠富豔。江浙則無之。成都燕王宮碧鷄坊。尤名奇特。客云。碧鷄王氏亭館。先中植一株。繼益於四隅。歲久繁盛。表延至三兩間屏。下瞰覆飾冒繡。爲一城春遊之冠。石湖范致能詞。碧鷄坊裏花如屋。只爲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輝早有劍南之興。迨今遲暮。豈榮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遊浣花。不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大相閣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災。乃分東西。各爲兩禪兩律。

自入金源。未知今存幾院。輝出疆日。往返經寺門。遙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院也。匆匆攬轡經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閒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寵甚時得歸京裏去十小閏。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說著。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他。

稼軒樂府。幸幼安酒邊遊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爭傳之。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旣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個整整。也盒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惶。賸得幾枝筓。觀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羣。稼軒所編遺此。

禮部尙書韓忠彥。御史中丞黃履。禮部侍郎李常。給事中陸佃。蔡卞。中書舍人錢總。范百祿。禮部郎中林希。殿中侍御史黃降。禮部員外郎何洵。元豐乙丑八月十一日議事於禮部同觀。後又書公詡留此相示。適諸公來集。元度爲書同觀歲月常題。初符離史君張公詡圖池陽清溪秋景。攜入京師。蘇文忠公首爲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并詞於圖後。一時名士。皆有跋語。觀前諸公所書職位姓名。字畫端楷。信非率爾游戲者。今日輕俊後生輩。乘酒縱筆。題識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於前輩乎。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時應詔上封事者。莫知其幾。布衣凡八百餘人。人人議朝政闕失。皆期朝奏暮召。逮付看詳。其間多指摘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繼乃隨輕重而定罪。時有無名子作小闕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鑄官差岳廟。却一齊塌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兩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四水潛夫武林舊事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翫。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翳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帶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千百隊。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

百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千。謂之買市。至有點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質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煙。輦路東風入管弦。五夜爲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蜜炬籠綰門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蕢燭枳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搗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奸民。又分委府僚巡警風燭。及命都豁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奸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閒設雅戲煙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妝笑語。望之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室。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覺春溫。或戲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喧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珞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

屨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人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彩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漆織。簾篋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棹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衛。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泥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謔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水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趁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挂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聰慣識西泠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東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解褐云。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行。案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瑤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旣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引。相牽剪截。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太半設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捨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借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沈沒。獨有小玉。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王之故尙在。其舟平底。有舵。製度簡樸。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飾裝新歷。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後獵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幡勝

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葷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於餽歲盤合。酒擔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灶。用花錫米餌及燒替代。及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儼。以鑼鼓徧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夕。則比屋以五色紙錢酒果。以迎送六神於門。至夜。燭灺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貼兒財於門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錫燒龍賣憎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並書於此云。爆竹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阮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飲梅妬。宮壺未曉。早駢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豐樂樓。舊爲衆樂亭。又改簪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簾重建。宏麗爲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棧門。植花木。構數亭。春時遊人繁盛。舊爲酒肆。後以學館致爭。但爲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林暉施北山皆有賦。趙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吳夢窗嘗大書所賦鶯啼

序於壁。一時爲人傳誦。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訖。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景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會。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匹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球場。看小內侍拋綵球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糜。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欄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會觀賦之。遂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旣登舟。知閣張綸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殺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笙鸞弦鬥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會觀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盞。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位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本位

近教得二女童。名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碁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呈技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賞賜婉容宜和殿玉軸沈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綠領道篋。銀絹三百匹。兩會子三萬貫。是日三殿並醉。西牌還內。自此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類出勞人。遂奏知太上。修內司日下於北內後苑。建造冷泉堂。壘巧石爲飛來峯。開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樓。取蘇軾詩句。名之曰聚遠。並是今上御名恭書。又御製堂記。太上賦詩。今上恭和。刻石堂上。是歲輪苑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堂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曰。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也。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恭請太上太后幸聚景園。次日皇后先到宮起居。入幕次。換頭面。候車駕至。供泛索訖。從太上太后至聚景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入幄次小歇。上遊兩殿至瑤津少坐。進泛索。太上太后並乘步輦。官裏乘馬。遍遊園中。再至瑤津西軒。入御筵。至第三盞。都管使臣劉景長。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祐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酒滿玉船。船中人物。多能舉動如活。太皇喜見顏色。散兩宮內官酒食。并承應人目子錢。遂至錦壁賞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約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上張大樣碧油絹幕。又別剪好色樣一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青瀆審金瓶。就中間沈香卓兒一隻。安頓白玉碾花商尊。約高二尺。徑二尺三寸。獨插

照殿紅十五枝。進酒三杯。應隨駕官人內官並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一枝。翠葉牡丹沈香柄金綵御書扇各一把。是日知閣張掄進壺中天慢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如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賜金盃盤法飾等物。（此詞或謂是康伯可所賦。張掄以爲已作。）又進酒兩盞。至翠光。登御舟。入裏湖。出斷橋。又至珍珠園。太上命盡買湖中龜魚放生。并宣喚在湖賣買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人宋五嫂。對御自稱東京人氏。隨駕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賜金錢十文。銀錢一百文。絹十匹。仍令後苑供應。泛索時。從駕官丞相趙雄。樞密使王淮。參政錢良臣。並在顯應觀西齋堂侍班。各賜酒食翠花扇子。至申時。御舟稍泊花光亭。至會芳稍歇。時太上已醉。官裏親扶上船。並乘轎兒還內。都人傾城盡出觀瞻。贊歎聖孝。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值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送天花蘑菇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十四日早。車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終日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有十六日詣宮飲福。以陰雨泥滯勞頓。可免到宮行禮。天氣陰寒。請官家善進御膳。額添御服。聖旨請閣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時。依舊詣宮行禮。若值雨不登門時。續當奏聞。

至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德殿致齋。一應儀仗排立。並行放免。從駕官並常服以從。並遣御藥奏聞北內。來日如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更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輅。此間也不出去看也。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散。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大禮使。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內。以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肆赦訖。詣宮行飲福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日映御袍。天顏甚喜。都民皆贊嘆聖德。至已時。太上直閣子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格。賜御用匹段玉鞦轡七寶篋刀子事件素食果衣等。仍諭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今上就遣知省回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皇聖旨。特減八拜。仍免至壽聖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知閣張掄進臨江仙詞云。聞道彤庭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明。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閒散作八荒春。欲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人使訖。即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并進呈畫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齋歲欲再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

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樞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慕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幕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日就南內排當。初二日進早膳訖。遣皇太子到宮。恭請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閒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二刻。就凌虛排當。三盞。至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節使吳玕進喜雪水龍吟詞云。紫皇高宴蕭臺。雙成戲擊瓊包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鵲。瑞門曉班初返。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細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上大喜。賜錢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匹。復古殿香糕兒酒等。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入便門。親扶太上上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好月色。可稍留看月了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

使臣打毯。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長六丈餘。並用吳璘進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鏤闌檻。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蓋造。極爲雅潔。大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奩器用。並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樂。北岸芙蓉岡一帶。並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如在霄漢。既入座。樂少止。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執玉盃。奉兩殿酒。并以墨金嵌寶注碗杯盤等。賜貴妃。侍宴官開府會觀。上壺中天慢一首。素颺揚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儉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來月詞。不會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碗一副。上亦賜寶蓋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宮。恭請兩殿往浙江亭觀潮。進早膳訖。御輦擔兒。及內人車馬。並出候潮門。先命脩內司於浙江亭兩旁。抓縛席屋五十間。至是並用綵纈幕帟。得旨。從駕百官。各賜酒食。並免侍班。從便觀看。先是澈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布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刀。如

履平地。點放五色煙炮滿江。及煙收炮息。則諸船盡藏。不見一隻。奉聖旨。自管軍官已下。並行支犒一次。自龍山已下。貴邸豪民綵幕。凡二十餘里。車馬駢闐。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混木傀儡水百戲撮弄等。各呈伎藝。並有支賜。太上喜見顏色。曰。錢塘形勝。東南所無。上起奏曰。錢塘江湖。亦天下所無也。太上宣諭侍宴官。今各賦醉江月一曲。至晚進呈。太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云。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一眉如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雲初發。白馬凌空。羣龍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似吳兒飛綵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並有宣賜。至月上還內。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涿州

孟劬

黃龍西折鎖偏頭。奇首疆開十六州。綠壘妖先占白兔。刑天禮敢用青牛。星懸罽幄魚燈徹。風捲官樓鬼箭收。射帛將軍今在否。高粱河外野藤秋。

銅鐵霜飽唱漁陽。蠅蠅旗飄獵馬場。雞酒原南酬義士。驢車漠北遁眞王。氈廬小隊尤烏隗。羯鼓中宵奏白狼。望盡樓桑天子氣。一聲羌笛月九涼。

爲江南蘋女士題所臨畫中九友圖

映庵

畫神抑北派崇南。九家實同彌勒龕。模將梅邨殿其後。妙手復見今閨襜。醜籀集冊匪易備。流傳最罕張約庵。當時警警及其畫。藏弄豈彼流俗諳。樸園昔載尺幅跋。極道筆意師江參。君家薪傳此不墜。墨瀟落紙由薰涵。展看與與十畫會。一一石骨藏煙嵐。倘呼槐堂起泉下。應歎敏腕青出藍。

挽沈信卿同年

少日同登選佛場。中年共視榜滄浪。遺編誰輯三千牘。皓首重逢卅六霜。書或降眞伴許筆。病猶守闕坐曹倉。埃風遠逝天衢迥。追念平生後死傷。

甲申六月四日。宴小倉簡齋先生於玄武湖迎紫堂。並邀李釋戡李佩秋龔榆生陳伯治錢仲聯冒孝魯陳
寒士湯靜忱諸先生作陪。卽席簡齋老人首唱。諸公畢和。平素不吟詠。構思獨遲。客散方成三首。
謹呈簡老。並諸吟壇教正。

思平

上客歸來無俗塵。湖山相對一杯親。爲君欲訴南朝事。江左風流自有人。
藉藉中原萬里塵。長江飲馬說和親。與君共對尊中酒。冷眼看他醉裏人。
鬢影山光兩出塵。文章政事倍相親。詩成筆陣縱橫勢。不讓前賢讓後人。

同劍知過忍古樓小食。賦謝映庵丈。

伯治

薄雲黯黯幾時晴。忍古騷愁不可名。晚斥舊居餘眷戀。貧求小食費經營。冷庖久笑侏儒飽。委巷終嗟僂
側行。他日青谿重過我。特持吳餉報深情。

棧湖茶寮二絕

仲聯

歷亂藤花劫後開。綠陰還傍舊樓臺。年年湖畔洲如月。卻有愁人照髮來。
綠荷扶夏出亭亭。山影城頭壓寸青。一晌茶烟成一世。藤牀欹枕數鷗汀。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燭影搖紅 贈錢仲聯

懺齋

班馬文章。蔚然奇氣通詞賦。萬邦龍戰血玄黃。飛向毫端訴。呵壁捫天漫語。夜沈沈霜虬起舞。舊家宗派。江上峯青。千年心素。不換兜鍪。儒冠肯被蟬貂誤。男兒三十立功名。豈必爲房杜。吾道干城寄與。遇顛波中流砥柱。河山淚點。甚采芳馨。紉囊同貯。

醉吟商小品 聽朱荇青彈琵琶演明妃故事

鉢鄂

甚座上春雷驟起。替傳胡語。四絃哀訴。恨逐雕鞍去。撥盡流泉無數。邊愁幾許。

揚州慢 爲金潛庵題董小宛病榻小影

水繪園荒。影梅庵冷。百年瞬息難留。歎佳人渺渺。自絕代風流。賸寒碧孤吟一卷。欲憑詩句。閑寫離愁。記金釵拋卻。高家兵馬揚州。劫灰盡處。替蛾眉還訴恩讎。想鈿轂春郊。桐橋夜月。都是前游。省識畫圖遺恨。疎窗畔絡緯啼秋。草芊芊如許。落紅沈怨宮溝。

綺寮怨

幾許雲平煙淡。晚涼生翠微。傍古郭映水衰蒲。西風緊四斂餘暉。荒荒江樓斷笛。吹殘處去客音訊稀。

歎倦游鏡日愁吟。離羣感聽徹烏夜啼。悵望更嗟路歧。陽關唱罷。臨水醉後留題。漫說相思。算心事。只秋知。邊城戍郵猶是。柳瘦損。雁來時。人歸未歸。霜花淚墮盡。魂夢迷。

古陽關 張家口旅次

碧樹蟬聲歇。石徑蛩音咽。斜陽雨霽。前朝寺。殘碑沒。把車簾高捲。試看經霜葉。悵遠游相思萬種。對誰說。峭壁懸崖立。天宇闊。歎羊腸路邊。風勁亂雲疊。且停驂蕭館。醉裏吟花月。更幾回疏燈照影。慰離別。

祭天神 兀坐苦吟。通夕不寐。

認故都城郭星火。黯鄉愁、幾度尋思歸計左。行吟中酒光陰。顧影依然我。未安眠、不耐迢迢通宵坐。寂寞裏。雙扉鎖。漫贏得花尊樓前過。還經歲爲異客。只念家山破。更何堪蘭成蕭瑟。王粲飄零。對此青燈。到曉看騰臥。

滇語序

張爾田

攷古與徵今孰難。曰徵今難。攷古但憑藉於書冊。所可以乞靈者故楮耳。徵今則必驗之於親歷。證之以舊聞。自非斐然成一家之言者不敢爲。亦不能爲。此其所以難也。每以此語同人。世方溺於古。無見信者。惟鄙君文如獨醒吾言。君史才也。可以道古。而不以攷古名。熟於嬗代軼聞。明清兩朝掌故。作爲文章。適逸似高氏小史。曩嘗譚護國軍紀實。見者歎爲冠倫。近又出滇語一編。則君蒙難艱貞時。涉筆遺憶之所爲也。滇古南服地。中淪蒙段。元明以降。疆理戎索。治爲腹內。自來談滇繫者。唐樊綽後。古今著錄。僅三數家。而輓世諸大建制茂詳焉。君旅滇久。諳其山川險阨。閭閻鄉俗。官師政蹟。凡見之於勳載者。屏不錄。獨取人事之所接。足履之所屆。形形色色而一文之。高簡闕約。乃與道將華陽分席並傳。攷於古者必徵於今。信乎非君史才莫能爲也。君嘗感於昔人興會一去不可復來之語。謂余曰。我輩皆輕亂離。異時合并不可知。子當爲我序之。余衰病頹侵。故書雅記。十不記一。其何以序君書。惟念獲交於君且十稔矣。需溉之益。不能無言。因道君之才可以史。與其書之可以信今者如此。至於其他著述。一皆以是焉求之可也。錢唐張爾田序。時年七十又一。

左良孫墓誌銘

夏敬觀

君姓左氏。諱念惠。字良孫。湖南湘陰縣人。恪靖侯東閣大學士太傅文襄公之孫。郎中銜兵部武庫司主事子建公之子。母夏太夫人。余叔祖湖北布政使憩亭公女。余復娶君女兒。通家之好。益以婚媾。而君之善余也尤勤。故自孩提至老。旦夕相從。居異地則書問歲月無間。丁丑。軍事急。君遷避湘陰太平鄉。是時沿江南北郡縣多陷。俄而長沙守軍自縱火焚其城。太傅府第亦燼。水陸窒塞。或經歲不相聞。去年冬。嗣子景權書報至。啓視則君歿矣。嗚呼哀哉。君性敦厚。爲學簡要。涵濡世德。浚清植深。志端能修。太傅起寒賤。建功業。勗誠子孫。毋忘厥本。祿賜分布宗戚。遺後者薄。兵部公上承家法。繩墨子女。地望貴顯。而家室寒素。君年十七遭父喪。獨當大事。書哀蹈禮。由是君治於外。女兒治於內。咸得其所。無改父道。知者嘆爲難能焉。年二十。入縣學。久之。以都察院經歷。改安徽直隸州知州。歷推大通宣城馬頭釐稅。權滁州直隸州知州。監學安徽師範學堂。辛亥後。棄官不出。君政蹟不自稱於人。嗣子幼亦不克詳。然余嘗游於滁。君去已數年。滁之人猶稱前有良吏左使君也。配趙夫人。湘鄉人。諱先璋。祖雲南布政使諱某。字玉班。父諱某。字凌仙。婉淑有禮。協於尊卑。君無子。以弟念恆次子爲嗣。卽景權也。景權生三日。夫人卽撫育之。今爲中央大學學士。君歿於癸未九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七。夫人前歿於丁丑四月二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二。不及葬。厝柳公塘。景權將卜於某月某日舉夫人柩。與君合葬於某原。遂爲之銘。辭曰。

兵部篤厚。太傅褒嘉。君質肖父。履實獨華。退藏有守。居室有道。奉養撫字。夫婦人表。夫人奄逝。於今七稔。謂亂且止。兵猶不寢。蒿日旄國。君復翳歿。昔之權厝。若待同穴。悠悠轉帷。旣祖迺遷。永固幽局。毋驚九原。

煙霞萬古樓詩佚稿

秀水王 曇仲巖

汝和立厓諸老走送胥江。冒雨話別。

絲管咽江濱。(湖上諸姬。餞余水次。) 商山數老人。兩行兒女淚。一座宰官身。賈誼文章盡。王陽道
路新。金牌留一曲。白髮共沾巾。

春杵經年住。臯橋足傲廬。(東西支巷。太守兩次以大宅推贈。臨別還之。) 授衣王令帖。乞米魯公書。
(珍裘冬米。三年取足於兩老家。) 華管三龍在。文唐一輩如。(通家交誼。汝和余之文衡山也。) 幾
番風雨惡。尤感舊籬條。(籬條覆庾冰。見世說。余在患難。三公力庇之。)

一片江東月。安豐枕上身。(內歸越。) 雨留雄甲子。人戀女唐寅。獨我無家別。諸公不老春。湖山留
好別。珍重舊情親。

舟泊莫涇。日已暮矣。雲門率女奴氈墨揚東坡三過堂詩。是日余過里門不入。

空燒紅燭夜摹碑。殺盡險塵不畫眉。已分丹青拋夜織。更耽文字廢晨炊。千年化迹人尋舊。三過家門我
屬誰。徒被坡公濃笑殺。明誠夫婦又同癡。

附雲門原作

一酸禪燈四壁紅。桑城荒影踏冥濛。爲尋馬券逢僧寺。誰捏鴻泥塑長公。石版漫鐫三過字。布帆輕趁兩番風。越來溪上年年住。我亦家山在夢中。

武林郭外。雲山如畫。雲門有梅妻鶴子林君復。泛宅浮家張志和。如此溪山留不得。五湖歸計又如何之句。以詩答之。

清風明月水仙家。有半年華設看花。白日於人如先馬。青山爲我大排衙。初平結習悲如是。(余詩十七集。內攜至越中。爲結集計。)趁早光陰占若邪。惟有烏篷隨處好。前船賓客後琵琶。

大雨同雲門游三竺。禮大士。越石城金竺諸嶺。登小和山。展拜諸天。龍雨四集。大霧迷歸。

聖人不雨出。神仙能雲游。高唐一片地。乃在巫山頭。吾來拜倒竺山下。生笑觀音老尊者。渠是楞嚴會裏人。而今流轉杭州也。莫是落伽山。有地無金布。莫是如來老死時。走斷靈山路。可憐八萬爍迦首。生成如數雌黃口。八萬母陀臂。神通招人忌。何況三眼九眼八萬四千清淨眼。青白看人那能免。徒居下天竺。下竺山未深。上竺窈以邃。無有人聲音。人天兩隔絕。風雨深沈沈。如是結趺坐。清淨幾百年。圓通二十四。呵叱不許前。如何女媧氏。手披泥緝團不止。地瘠人多沙虱蟲。按下愚人老妮子。買得心香不計錢。空山五色甯封煙。燒山似逼之推死。火熱阿房一樣天。富貴灼凡人。香煙薰聖神。人間無福地。煙火莫藏身。乃從金剛際。走出鐵圍關。石城三百磴。金竺似羅環。天宮入兜率。中有小和山。和

山粟米藏天地。下接光音上叨利。群荔神將守天門。只許天人自遊戲。天宮八萬四千柱。一一尊天一妃口。七七重樓不閉門。如線穿珠走天女。生男夾兩膝。生女夾兩股。天女吟詩點額來。蓮花白面金瓶乳。朝游雜亂苑。暮游衆香市。抱腰接手逞天情。八萬年中不輕死。呼天之門登天樓。虔禪延闕暫勾留。天府婚姻聯眷屬。人間凡骨羨豪游。唐突天宮感天怒。雨伯風師片時怖。青衣五百藥叉神。手掣騰蛇喚雲霧。合手告諸天。諸天莫我惱。天宮有貧富。厚薄不同阜。我亦當初薄福天。窮謫人間食酸棗。酸棗不療饑。空著五銖衣。偶騎放逸鳥。許向滿天飛。竭天之淚灑天宮。人天貧富兩難通。回頭一笑觀音老。也在濛濛霧雨中。

翼日又雨。復自理安觀雲棲竹徑。雨甚。同雲門登六和浮圖。

九谿十八澗。倒瀉銀瓶注馬尾。必是天河決瓠子。二十八層天漏水。雲棲山。理安寺。風似城牆雨似矢。一羣輿夫白交趾。全似河精半山鬼。出寺雨聲來。入寺雨聲止。美人浴罷青山洗。風花雪月不足游。游山唯愛雨清幽。香溼茶花迷古磴。衣黏竹粉度山樓。蚌蛤螺螭僧面俗。遍勸新茶食新竹。古佛空傳老祖禪。欲天種下愚人福。山光樹影泉聲瀉。一笑油衣半身瓦。龍宮霜霰起空中。瞰見閻浮四天下。天宮七市曼陀雨。禹步蟻穿片時住。光音天上少人來。嘈雜潮聲亂人語。終不是水仙王雲中君。太山行女洛川神。如行霧霧花花裏。總有朝朝一片雲。知不是潮音分水月出水大家身。(案此處疑有訛誤)亦是天

宮當水厄。小龍來化散花人。

願長老六十初度剃鬚。乞詩。

剃鬚有說乎。予曰。子貢滅鬚則衣婦人之衣。（見王充論衡。）子思借鬚則却文侯之鬣。（見孔叢子。）古稱長鬚者奴。無鬚者聖。（吾夫子無鬚。）要知楊朱之所不拔。宜乎釋尊之所悉剃也已。余交南屏願老。十七年矣。飲醇有口。酒來則蘇公鬚張。說法無心。我到則荆卿髮上。本來面目。相相皆空。縱不于意。鬚鬚頗有。乃者重到西湖。聞其於沈淪麴蘖之時。爲墮落鬚眉之舉。蓋臘年已六十也。迎門一笑。張儀之舌尙存。緩頰而談。參軍之髯盡落。豈果梵天大塔。有人向如來乞髡。亦或靈運尊髻。竟送與閨人鬪草邪。抑余聞之。桓司馬雙頰反媚。貌似宣王。崔季珪四尺長鬚。儼然曹操。鬚已何助於人哉。某青春已去。張元之滌汰空傷。白髮未生。劉備之諸毛已遶。於此過馬鳴刀下。已慚皮盡毛存。有日付周官雍人。亦許我還童返老乎。贈君四偈。龍髯莫攀。讀我三玄。虎鬚再捋。

林公鬚髮最神明。（道林鬚髮神明。見世說。）何事刪除不教生。畢竟修羅纜殺退。梵天刀下做人情。（佛鬚六十四莖。剃後梵天立刀塔。以兩莖一鬚與修羅助戰。大勝。見大藏。）願師究竟未曾顛。祇把頰髡剃兩邊。何不眉毛盡墮落。只留鼻孔去撩天。

并無鼻孔更便宜。憑聽龜毛在兩頤。似我兩三年裏樣。亂毛穿透嘴唇皮。

不覺年華上兩頤。而今有口啞難開。昂然舌本山峯嘴。(兩公皆衲之美鬚者。)洗盡狐涎一笑來。

戲作肉身定光佛歌

法相寺肉身定光佛。少婦祈子者。必探其陰藏相。每歲三月。裾纓之游。褻越殆甚。考是佛爲五代時人。淫僧漆其尸以愚人者。凡香火八百年矣。余爲是詩。爲老鳩摩讖罪。亦爲善女人說戒也。

俗僧假經典以惑人。故篇中於如來藏相。三稱三贊也云爾。

祀張仙者多生子。漆身爲厲何用此。爾何淫神不肯速朽死。必闍懷義今日始。(必闍懷義者。唐補闕官王求理也。)告爾定光佛。爾之肉身芭蕉堅。昏朝五代之時欺人天。旣不是劉張雙大體。烏獸之合媚豬對。又不是潞潒君。(見三國蜀志。)河間鼻。(見柳州集。)蓮花六郎大陰器。又不是露醜宣淫周伯仁。(見世說。)慣弄狐狸掉尾戲。(見史。)又不是西天變修演樸老胡舞。十六天魔授淫諦。爾何來自裸人國。(定光佛箕坐不袴。)端坐尸居聚餘氣。爾不似脫巾弄鵲老王澄。爾不似打鼓揚槌鍾士季。明是韓康肉鴨偶遇漆雕氏。乃敢寶蓋長幡高座寺。尸簋燃燈位。殿不是飛行。車不名任意。佛王法堂豈是裸游館。尻帶前穿太無忌。宋朝劉子業。不裸斬宮人。齊朝東昏主。裸體逐妃嬪。爾不是金海陵。元順帝。復不是如意金輪女皇配。乃學天堂懷義開此無遮會。告爾定光佛。吾言汝莫噴。如來陰馬相。(如來陰

藏相。現種種神奔。見觀佛三昧經。原是法王身。猶如寶馬藏。不示三夫人。當時五百春。或見蓮花變相不敢捫。所以羅喉羅母十八載。只是指腹娠。所以修曼那女淨意女。一一離垢得悟生死門。殺鼈去其醜。雄鷄斷其尾。爾何定光佛。此物猶齶齶。必是鳩摩慙鬼兩肩頭。冉冉淫魂未曾死。陽春二三月。哄動良家子。錦襪佛堂前。嬌嬌通姓氏。豔如織女星。美如觀大士。搖如摩登伽。貴者延年弟。媚藥獻淫香。懸幡散花水。袒衣齊戒游。月脈虔誠洗。秦宮花底奴。鸚鵡王家婢。洗僧纒到浴堂前。散去求男溫室裏。佛住摩提宮。瑠璃不透風。饑燈一醃熱。狂燭兩枝紅。煬帝烏銅屏子暖。完顏房撒帳幃空。亂掀金縷袖。觸手弄春風。而時善女人。燦燦諸於鬪。撒臂五絲繩。解腕雙跳脫。繞塚索諸毛。尋臍捉溫豹。明知凸忌凹。肯以蚌失鷗。或爭鬪腕羸。鬱林何妃事。或慮典籌失。或嫌嬾龍嬾。或驚小蛇活。遼懿德后語。或如窠裏捉楊花。或似瓠蘆中探月。北齊武成后母事。或如竊吹甯王笛。太眞事。斛律輪拳手擊玦。斛律妃事。或疑察妃金袋弄鸛鶒。金袋鸛鶒贈堂古帶金察八妃事。握固冥牢妃手栗。飛燕外傳。或疑蓮花不爛真身舌。或疑鎖骨金身杵磨鐵。定光肉身藏相已壞。僧易鐵鑄。今聞已屢易矣。尾疑騰蛇灰。肉疑細君割。心疑危弦動。手疑兜綿熱。慾識彈龍弦。淫神挾虎乙。私臆極了了。微聞笑吃吃。祿山大腹玉環捫。御座嬌言石哥褰。似以心印心。不敢物交物。告爾善女人。我言不欺罔。如來三十二。下身陰馬相。侍女四千人。無人知其狀。謂是不男人。甯受無根

謗。偶以慈悲緣。乃現蓮花藏。初如童男身。漸如少年壯。白如天玦貝。勇如馬三臆。百億化身佛。同時繞其上。所以六句偈。能消諸女障。今爾善女人。不肯回心向。不憂根不淨。而憂脅不脹。無事要求男。淫根受人誑。佛說處胎經。未將胎相述。哪叱析肉父還骨。男女皆從構精出。女年二十嫁。發生三十日。老除五不女。少除室女室。欲求坎中滿。無宜兌口閉。（閉塞其兌。見參同契。）黃昏湯盞溫。助情花性熱。夜來五石散東生。曉起七丸膠慎鄰。果不是琵琶閣人羅黑黑。宋女采葭夫惡疾。果不是海西天剽不男兒。馬老溧陽牝門塞。定教墮地產神兒。露柱成男胎相實。爾不聞陸終女嬪左右脅。六子孿生豔如達。又不聞田常家婦長七尺。七十二男瓜瓞瓞。更不聞蓮花鹿女產千兒。五百道乳千口吸。不愁孕不育。但求腹不劈。三百年鄴宮幽閉尙宜男。何妨一孕三年廿四月。絕不須彭祖方書行氣術。絕不須義皇天姥房中訣。有子月輪明。無子似流星。趙家一塊肉。亦是命中生。巫蠱徒多事。祈男必不靈。汝不聞百金買子囊盛死。赤鳳徒來姊邊侍。城南年少厭南風。箱籠盛來洛陽吏。胡兒襁褓拜母假。虛費金錢抱兒洗。鬚眉不厭丈夫心。三十面首亦無計。縱使燈光菩薩化身來。梵女文殊一牀睡。亦不敵犢車男兒十數輩。爲汝生兒子。何況此僧鬼。無靈不能崇。定光佛。告爾禿。大陰之人天不福。居奇貨。厚其毒。醜夫殉。不韋族。嫪毒關輪醢其肉。劉蕢一鎚辟陽伏。鐵奴纏稍子高哭。白馬淫僧露穢逐。雜市招搖主家宿。金輪未死女寶戮。昌宗淫藥主手辱。侯祥柳模各以大陰薦。一一千牛刀關腹。汝不守法王法

律戒具足。匪不出頭根守六。蝮蛇螫腕女手柔。掌有釘疤豈宜觸。告汝定光佛。如來八十好。陰藏神通寶。出家尼連河。忽遇諸外道。各將犍尼七百五十大陰人。露出身根七圍繞。佛以寶馬陰。袒臥須彌鳥。繞山七匝弄神通。高過天身出天表。而時諸魔伏。搖頭不敢擾。爾無神通力。所以法根小。不離媠女市。(天宮七市。有淫女市。見起世經。)而受妖神禱。爾不知涅槃大戒非法淫。以手觸根佛所媠。他神尙可敬。此佛不可佞。棘矢桃弧豈鬼來。藹骸血幣魂靈乘。古來草妖花孽有游魂。豈有尸氣千年不神聖。善女子。爾不開盛姬在坐傀儡瞬。房后爽德丹朱憑。淫龍瘞毒化元醜。亂女不韓猶受孕。若更是杜伯衣冠魂氣正。猶不該女鳩迭蕩生淫興。善女子。豐富偉岸誰似朕。(金海陵語。)帝體洪壯創我甚。(飛燕傳中語。)產帳鴉鳴定不祥。創痕射鳥何曾姪。且不是四十九妻彭祖媵。亦恐似河間髓竭尸傳病。何不將一點神君太乙精。留來別續嫖桃命。告爾善女人。我言汝莫怒。如來陰藏相。原有人天護。總因女子業根深。四十年中不能度。頗於涅槃時。身根示堅固。無如阿難弟。忍恥不肯露。甯受迦葉噴。竟把遺言迂。阿難不成佛。不示陰藏故。想彼秘密因。淫僧會意錯。可憐定光佛。生前未曾悟。饒他八萬四千舍利子。已把真身誤。枯木寒鴉暖氣無。徒然不著娘生袴。善女子。曲終雅。告爾記。祓郊祿。古有祭。求男女。事有例。履迹敏歆營生業。塗山石腹兒。侏國空桑地。浪說天書八百燕涎涎。虹邊龍迷異。究不如梁嬴孕過期。甥姑徵蘭得來易。伊洛雲遊必不真。神童白帝全無忌。况將宜男兩字問桑門。

未免成遊戲。瓜田不納履。投鼠忌其器。善男子。爾不見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裏奪人墻。荊州智遠後堂僧。曇獻金錢舊牀替。(各見魏書南北史。)吾固知高辛之狗非人耦。衆雖無雄雉求牡。養由基撮自家陰。(見博物志。)何必出人胯下求牛後。倘不遇容成淫季三身首。祈得蒙雙生四手。隨清娛甯作腐遷妾。(司馬遷宮刑。妾隨氏清娛鬱死。見緒遂良碑。)曷不鑿攘龜兆驪姬醜。善男子。法相寺中僧作俑。大鷄昂然小鷄悚。爾不必精進投誰五體勇。定光佛。放爾三十棒。爾自有濃香觸體風流箭。(見開元遺事。)又何必遠借客驢索人種。

西湖祖席。奉贈趙介山殿撰。李墨莊舍人。奉使琉球。

蟒衣一品乘輅軒。旌蓋湖船餞狀元。外海山河唐屬國。中朝天使宋王孫。時逢名士文章會。客忘詞臣禮數尊。一路榮光羨持節。鯉魚風裏望蛟門。

聞道文章憚鱷神。鄴侯家世謫仙身。聲名中國蕭夫子。詩價維林白舍人。山鳥田橫來逆命。(時海警未靖。)樓船楊僕是文臣。(時使舟鳩造未畢。)伏波未署將軍號。趁寫圖經靖海塵。

錢江送內子還山

橫江一座鏡臺山。枕上楊花夢未還。儂道一聲歸去也。荒雞啼出草橋關。

尤郎風裏送橫波。三轉長干喚奈何。(連日三至江干。風水不能別。)吾是送儂儂送我。五年頭裏舊天

河。

越來溪上好看花。依舊西施歸浣紗。人笑吳王憤亡國。夫差無國我無家。

可恨雌雄兩岸風。烏江西似浙江東。大王意氣虞姬淚。豈獨書生哭路窮。

好個黃初賦裏人。亂頭粗服似眞身。汨羅江上懷沙路。可似靈均送洛神。

傷心一語囑臨行。左臂封痕肉未平。少上松臺山上望。（舅葬於松臺山。內舉服三年。封痕猶在。）上

墳時已過清明。

更何聊賴入人寰。此去胥門尙往還。難道有簫吹不得。教人含淚進昭關。

此仲瞿先生未刻藥。余得之張君積衫。積衫得之北門嚴氏。嚴故仲瞿戚也。詩才氣浩瀚。洵足壓倒一

世豪傑。余嘗論仲瞿詩文。如黃河之水。一瀉千里。然泥沙俱下。讀集中定光佛歌等作。當不誣也。

同治三年甲子春王正月。嘉興徐鑾讀畢識。

煙霞萬古樓詩。舊有碧城仙館刻本。其佚者張公東先生又嘗蒐刻一卷。題曰煙霞萬古樓詩佚稿。今碧城本已不多見。張刻之版片。亦不知流轉何所。今年夏。吾友余楫江孝廉貽書來。言煙霞萬古樓未刻詩。尙有一卷在東柵徐氏。亟以一金購來。稿才十紙。而楷字精好。卷末有徐金坡先生手識語。知爲嚴氏原抄本。嚴本故家。瞿老之戚。其子弟猶能道瞿老軼事甚詳。吾友孟君紫昉。藏有瞿老繡黻圖回

文詩一卷巨冊。云亦原出嚴氏。圖字精密。未能校錄以來。心常憶之。今得此本。先命工裱裝。題曰
烟霞萬古樓詩佚稿。度諸館中。以詒多士。予更錄副自藏之。瞿老佚著。未出世者正多。彙集刻之。
姑俟他日。己未夏五月。嘉興陸祖穀識於圖書館齋。

書中頗有塗改。似出校者之手。而其中未校正者。尙有數處。如胥江話別第二首。獨我無家別。
諸公不老春。湖山留好別。珍重舊情親。下別字於義未了而與上複。必係寫者之譌。大雨遊三竺
篇內。天宮八萬四千程。一一尊天一妃。此二句上七言。而下乃六言。且不成文義。蓋妃字下奪
一押韻之字也。定光佛歌云。欲求坎中滿。無宜兌口閉。閉字與上下韻俱不協。且求諸文義正相
反背。疑閉字乃缺字之誤。然亦無從校定之矣。己未夏至後二日。祖穀又記。

煙霞萬古樓詩集。泉唐陳氏碧城仙館刻之。南海伍氏粵雅堂再刻之。顧僅二卷而已。其零星贗稿。則
張君公東（鳴珂）曾刊成一卷。與時文並行。餘不多見矣。此佚稿九頁。計詩二十三首。爲嘉興陸祖
穀據秀水嚴氏藏本重鈔。爲公東所未見者也。趙生萬里。復從陸鈔假錄。出以見眎。因得校讀數過。
中如顛長老刺繡詩。定光佛歌。瑰奇怪誕。不可方物。與集中景陽宮井驪山烽火樓松門水戰諸詩。蹊
徑相類。非瞿老不能有此作也。其夫人金雲門女史。以畫得盛名。詩不經見。此稿附載兩首。更是吉
光片羽矣。亡友沈綏成（修）嘗語予。仲瞿有念奴嬌一詞。僅記首二句云。一幅紅裙。包裹了十二萬
年青史。卓犖奇逸。又足爲詞家增一掌故。獨卷首蘇臺留別一詩。已刊入碧城本中。他日付印。不妨
刪去耳。甲子人日。吳梅題記。

百蘭山館詞

豐順丁日昌再生

大江東去 解館別吳蔡二友。

雨晦風瀟。又匆匆過了登高時節。今宵樽酒且開懷。醉裏免傷離別。我爲飢驅。君因貧阻。一般般難說。
樓空人去。西窗空負涼月。記曾剪燭深宵。談文午夜。餘興何曾歇。世上波瀾渾不定。可幸猶存吾
舌。鳳尾搖窗。鷄冠壓徑。待到花開誰折。塵夢休提。到處飛鴻踏雪。

行香子 題紅袖添香圖

燭影纔尖。吟興纔酣。警擻頭春滿重簾。紅顏有味。青眼難廉。正漏迢迢。風瑟瑟。月纖纖。
收遍香奩。插遍牙籤。篆烟消玉指徐添。如斯清福。不貴何嫌。算三分情。二分慧。一分愁。

鵲踏枝 爲魏夷甫題看山圖。

桑映柴門松映屋。門外青山。指點開清矚。三兩兒童渾不俗。秋瓜種罷騎黃犢。
盡日看雲猶未足。隔箇溪灣。尙有漁舟宿。歸去吾書還可讀。生平如此真清福。

渡江雲 題姚雲浦夢芝圖

分明人面在。奩痕鬢影。佳約寄冥鴻。無端良會盡。風流轉瞬。色色卽空空。雨意夜聲。對尺幅淒涼誰

共。已往事。如風過水。愁倚玉簾櫳。匆匆。靈根已斷。慧業難圓。只一場春夢。何處奇緣再續。別幻神通。儘把新歡攪舊恨。客靈臺不付良工。好記取。海誓山盟情重。

虞美人 雲浦新闢小園。詞以頌之。

半年不到楊雄宅。相見應難別。恰好瓜籬對面開。記得此間遊屐未曾來。窗前添箇蒲桃架。好聽黃鸝話。夜涼纔試讀書聲。有人玉釵敲斷數長更。

再疊虞美人元調

紅塵不到盧鴻宅。祇自傷離別。惆悵歸帆幾日開。可奈無端貧病逼人來。與君同立茶蘼架。各有傷心話。歸來深院鶴無聲。只有芭蕉滴滴到三更。

三疊元韻

元之覺得銷涼宅。較與塵寰別。珍重柴門不肯開。除却騷人逸士莫教來。羨君不打鴛鴦架。要共鴛鴦話。深宵深院悄無聲。看人雙拜雙星到五更。

四疊元韻

濫竽同向齊王宅。涇渭誰區別。百結羅襦不肯開。縱有明珠相贈莫輕來。詞鋒要把長虹架。懶與寒蟲話。只有嚶鳴是友聲。一任蜂狂蝶瘦不紛更。

五疊元韻

阮郎要返天台宅。轉眼雲山別。迴首筠城曙色開。只望故人顏色夢中來。花插膽瓶書插架。免作炎涼話。須憑雁訊寄聲聲。莫任淒涼風物歲時更。

滿江紅 憂旱

酷暑經旬。舉望眼如焚念切。觀原隰曾無涓滴。條條龜裂。陣陣濃雲疑作雨。看看皎日光尤烈。惱媧皇多事補青天。難消洩。開窗視。月皎潔。出門望。星羅列。(案原稿缺二句。)隴畔苗都黃欲槁。溪心土盡堅如鐵。有何人飛上挽天河。沿村決。

前調 喜雨

蟻屐初停。喜田畔蕭蕭雨足。念旱魃流連許久。伊誰追逐。幾處烏猶啼喚雨。一村人盡驅黃犢。憶前宵無限枯槁聲。天疑酷。昨朝晴。大官祝。今朝晴。老農哭。(案原稿缺二句。)田祖忽教千里潤。稻孫穩望三秋熟。笑腐儒晴雨也關心。愁枵腹。

大江東去 白雲莊哭桂裳兄。

滿眼西風。到白楊蕭寺。追尋遺躅。骨肉功名俱草草。十載浮沉苜蓿。猶有荆枝。溫僭姜被。愛我推心腹。傷心雁影。幾回暮翦窗燭。記得餞別江樓。親斟杯酒。苦道相思篤。轉瞬人琴成永隔。豈知我靈

前一哭。搔首問天。謙修誰短。安風塵勞碌。叢殘剩稿。何時同付玉軸。

長亭怨慢 舟中憶鑑湖兒。却寄。

怎束住元龍真氣。萬疊雲山。十分情緒。迴首當年。屢執騷壇牛耳。雙丸若矢。撫華髮。增如許。此度步雲梯。應不被天風吹墜。曾記阿連初識面。落落襟懷高寄。元方遊也。一回見一回憔悴。到底是春夢如塵。第一要加餐息慮。已過羅浮。尙憶對床風雨。

念奴嬌 丹陽役張忠犯案。緝急逃至徐州報死。旋入金山寺爲僧。改名恆修。丹陽令以實聞。欲宥之而恐其仍蹈故轍也。調寄念奴嬌。

一笑鷄蟲。倏輪迴鬼佛。遍嘗甘苦。蝴蝶與身俱是夢。不管清空塵土。放下屠刀。江南江北。看青山無數。舞爪張牙。到了今朝誰主。從今放出樊籠。莫留恩怨。與兒曹爾汝。四十九年非記否。(恆修年五十歲。)路盡方知歸處。醉倒禪床。不脫袈裟。鼻息鳴鼙鼓。便搖歸舫。同看大江東去。

丁禹生先生百蘭山館古今體詩五卷。附詞十五首。汪先生得之燕市。籤題出何踐叟手筆。世無刻本。因爲分載本刊。以廣其傳。詞不諧律。知非專詣。亦姑存之。至丁氏生平。詳清史稿本傳。不復贅云。甲申長夏。龍沐助記。

海日樓碑帖題跋

嘉興沈曾植子培

跋淳化閣帖

淳化帖賈似道本。未有曲脚封字印者。在明世覆刻凡三。一袁氏。一顧氏。一潘氏也。據顧汝和法帖釋文。梁高帝書下注云。潘得袁裝之閣本。顧得蟲損閣本云云。是潘本卽袁本。而顧所得並未言是賈本。顧何以三本同有曲脚印。且同有齊周密印。第一卷又同有賈似道印。悅生葫蘆印耶。三本余皆有之。銀錠補裂痕。各各不同。且潘袁同摸周以載跋。字體全同。而行款絕異。袁本以載跋後有謝湖自識兩行。潘本後僅有自跋及王穉登跋。如使潘得自袁。不應印識同而跋文有異。謝湖識語。且又何用刊除之。而張叔未又言。所藏顧本後。有汝和及周以載文三橋三刻跋。余所藏顧都無之。信如叔未言。則周以載跋三本皆有之。三本固同出一本耶。此非目驗所謂汝和跋者不能斷。然以攷異爲據。則潘顧不同本。固顯然明白也。宣統元年臘前二日。

跋顧氏玉泓館淳化閣帖

攷異五卷末古法帖下注云。案余新本失摹帖字。因傳揚已多。不復補完。此本正缺帖字。其爲顧本無疑。顧借潘本摸刻。而潘刻較瘦。顧刻較肥。王穉登跋潘氏刻石所謂摹刻傷肥者。蓋卽指顧本言之。然以

內府摹本。淳化朴厚之風。顧刻猶爲較近。潘本清潤。乃徵存太清樓帖。祕閣續帖。風韻耳。周公謹印。潘在帖後。顧在年月上。

顧氏存世。綵堂重摹本。開帖。卽以所摹潘氏油素裝附其後。董文敏爲跋。見詒晉齋集。孫月峯云。章簡甫爲顧氏刻開帖。其袁生帖。從真。實墨跡體出。便覺神彩不凡。然則此本是章簡甫鐫勒。宜其與墨池氣分相近也。

法帖釋文卷一。梁高帝條下注云。潘得袁裝之開本。顧從義所得。蓋損開本。標目下有小二字。然則顧氏自有宋本開帖。意蓋損難摹。故假用潘本耳。今顧本標目下無二字。而潘本武帝書有一字。高帝下有二字。

淳化開帖跋（宋拓潘氏祖本殘本）

芳堅館題跋云。潘氏祖本。國初藏梁蕉林家。後歸陳伯恭。歲甲申。陳氏出以求售。留小齋旬日。直昂不能得。迄今追念。植案伯恭與覃溪至稔。家有此刻。而覃溪絕未談及。事之不可解者。

此殘本第九卷。墨色黝然。刻工精美而質厚。顧氏記潘本第五卷思戀帖旁有第九卷三小字。鬱鬱潤底松。旁有第九卷十四五小字。與此皆合。而字畫肥而有樸氣。又與肅本相近。孫北海翁覃溪皆稱肅本近古。

見此乃知其言指意。然樸而實腴。渾淪華美。固非肅本所可擬也。

王百穀跋潘氏覆本。頗議顧本傷肥。汪碩玉珊瑚網。亦有潘顧均以賈似道本重摹而潘瘦顧肥之論。今以

此本校之。則顧氏刻意圓渾。實有傷於肥重者。而潘氏本風韻雖佳。古意略失。一則鈎勒微溢於畫外。一則鈎摹微抑於畫中。毫釐出入。神觀遂殊。此摹刻家所當知耳。

跋潘允諒本淳化閣帖

此本銓痕補痕。與顧氏攷異所記潘本並同。九卷思戀帖旁九卷三字。五卷何氏書行間第五卷十四張範七字亦相合。惟六卷司州供給帖旁郭奇一行。九卷鬱鬱澗底松右第九卷十四五字不可見。

跋明拓肅府本閣帖

明拓閣帖七册。庫裝濃墨。古色盎然。光緒初得之海王村。約一册銀一星耳。歸而假張少原給諫國初精拓本校之。張本乃出其下。後校他本。又皆出其下。後得覃溪肅本攷。乃知未經補刻原本。覃溪時已難得。今無論已。欲補其闕。苦無相當者。宣統初。在皖藩署中。有蟲孽此帖毀焉。糜不可觸。贖題俱盡。敵帶著簪。兩然傷懷。措幣篋衍。積年不忍復跡。癸丑之秋。有以殘閣帖來者。視之亦明拓。雖不及此本。而與覃溪所稱明拓相埒。亦爲原本未補者。賤值得之。然比昔十倍矣。帖在余家四十年。及茲僥得補全。因付裝池。煥然一新。而昔時古色。不可從觀。撫卷慨然。記其始末。宣統甲辰四月既望。寐叟書。

跋宋拓澄清堂帖二册

澄清堂帖爲宋刻。灼然無疑。王損齋譏香光誤記澄心堂爲澄清。初爲南唐建業文房刻本之謬。辨析極明。然覃溪緣此遂指爲南宋書估刻本。一若澄清堂猶建安余氏之勤有堂月新堂者。則大不然。無論此刻精美。非書肆草草射利之比。且澄清取撥轡澄清古語。亦豈似書肆標署乎。宋世廨舍堂閣。多以清心清風中和澄清名。泰州常平茶鹽司。潼川府憲司。廣州轉運司。皆有澄清堂。而當時如汝帖。潭帖。姑熟帖。荔枝樓帖。石刻皆在郡齋。或帥司書庫。然則此澄清堂帖爲官本無疑。第爲泰州帖。潼川帖。廣州帖。則不可知耳。

此帖豐腴清勁。用意與臨江星鳳會稽羣玉世綵不同。疑其原本非出淳化。泐處皴剝。石蓋不堅。又疑其爲蜀石。或徑是潼州府憲司所刻。而法帖譜系所謂蜀帖數卷。次序高低。同長沙古帖。亦間有增減者。豈卽此耶。南宋諸家蜀石。蒐討頗疏。元代吳蜀彌爲隔越。名字罕傳。蓋由於此。曹士冕且不敢臆說。今益無由質言耳。

此帖明末有二刻。一來禽館重摹。與十七帖同刻。後有王穉登跋。余齋中有之。十七帖別一本。與此本所刻次第不同。一新安吳周生楨重刻五卷本。見清儀閣題跋。余有殘本。卷首爲定武蘭亭。刻工筆意。略與來禽相同。來禽石固亦吳所刻也。梁聞山評書帖。謂來禽澄清。瘦健可愛。此正子愿用意。香光心賞之處。然持較此冊。則如來具三十二相。初地菩薩。固不能一一具足矣。本朝覆刻二。一耆介春家本

。一海山仙館本。耆氏本極清雅。蓋又從吳本出。海仙本質木無文。則無可尋味矣。

研尋久之。又得一證。法帖譜系云。利州帖者。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官舍。權江州安德人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今按益昌卽利州舊時郡名。而輿地紀勝。利州路按刑司。恰有堂曰澄清。乃知明以來所稱澄清堂帖。卽宋人所稱利州帖。三百餘年疑案。一朝決破。爲之快絕。

宋拓澄清堂。邵伯英有二冊。姚仲虞亂中得六冊。有香光眉公題識。疑戲鴻祖本。邵有覃溪跋。疑耆刻祖本也。

洞天清祿集法帖譜系。並紀閣帖有三山本。宋世習稱福州爲三山。而福州提刑司有澄清堂。則此帖爲利州。爲福州。蓋未可定。然三山是木刻。而此拓顯呈石理。仍以屬利州爲長。

跋澄清堂帖（明許靈長摸刊本）

許靈長摸刊澄清堂帖。梁聞山極稱道之。以爲能傳古人筆意。然以宋刻原本校之。固不若吳周生本清迥得真也。張叔未極言吳本難得。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後拓本一。旣攷得澄清爲施武子刻。以邢氏本副置施本之旁。麟趾鳳毛。殊足盡兩代賞會之殊情。鐫刻之異勢。繼以此刻。終之以海山仙館潘刻。雖公慙卿。卿慙長。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戲鴻第十六卷亦摹此刻。香光跋云。澄清堂宋人以爲賀監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五卷。皆大王書。採其尤異者爲一卷。以殿戲鴻帖。亦欲使宋元右軍復出耳。其重之如此。世間澄清最多者四卷。董見五卷爲最多。不知彼帖後歸何所。

跋大觀太清樓帖

淡墨本不知何許刻。疑是海甯本。攷證與顯說皆合。惟宣示表度其旁不見臣張長吉張仲文小字。東晉元帝末行下有臣龍齋三小字。東晉簡文書莫大之下缺胤天下三字。率由下缺儻章慰三字。唐太宗知公所苦帖可慰左外有臣曹輔三字。卷二王洽不孝帖筆哽右幸有臣龍齋三字。前後並卷中標目。並秀石可愛。

肥本極有神采。紙墨均舊。然終卷無刻工名。而又有鶻不佳帖。索價過昂。以覃溪說恕置之。然刻拓之精。誠爲罕觀。可決其必非寶賢舊拓贗爲者。

瘦本有張長吉張仲文小字。拓亦舊。却似木本。同時見三大觀。亦難得事。徐壇長名帖無不覆刻之信。其信張叔未專據刻工名驗真本。不足憑也。

翁氏謂大觀有裏鮮鶻不佳兩帖者。皆碑估以寶賢僞作。蓋孟浪之言。未經詳校耳。

肥瘦二本。均有二帖。而字畫與題目。與寶賢均有不同。寶賢絕無泐闕。而二本多泐闕。與梁芷林所記嚴分宜本一一吻合。翁蓋自完大觀無翻刻之論耳。今此三本。顯然三刻。合之梁氏所藏老儒薛氏本。則

大觀已有四翻刻矣。

跋舊拓太清樓帖

同時於集雅齋路姓處見二部。一瘦本。有卷數。有刻工名。宣示表行間張仲文張口具全如覃溪所記。然瘦削寡情。刻手遠不若祕閣續帖。且似木板。未敢信爲真本。一本差肥。無卷數刻工姓名。而刻拓皆精。具見筆意。兩本與顧氏釋文所記皆合。又校寶賢義獻部。亦一一符合。乃知翁氏所攷未必確。而除壇長名帖。無不覆刻之說爲有見也。

跋宋拓盱眙本大觀帖第二

鄒賈攜示一本。首冊有香光題字。草草應酬。卻是真跡。其帖墨氣差勝。拓或在前。泐損處皆同。的然一石。彼本有臣張長吉張仲文字。此不容無。蓋適當兩紙接縫處。彼餘紙略多得存。此餘略少被翦。第以此知推場本亦有此七字。故記諸此。

彼本三卷紀贖題下有紀數三卷之十三字。(甚粗劣)謝發帖時字有三。字。皆拓工記數之字。此均以濃墨塗去。惟一卷唐太宗帖不審上一。四尙可見耳。

題宋拓盱眙本大觀帖第二

欲雨不雨鳩勃谿。木蘭花媵玉東西。愁人自慣愁中老。嬾作光公乞飯題。

跋南宋覆刻大觀帖第二卷

此卷敘次。與石刻鋪敘。一一相符。題目官階。亦無不合者。惟謝萬書題目殘缺。而存一傳字爲可疑耳。此當爲翻刻之證。

顧氏釋文所稱大觀摹正各證。亦皆吻合。宋諱缺筆均同。

跋南宋覆刻大觀帖第四卷

此卷與石刻鋪敘敘次不合者三人。陳達蕭思話猶依開帖舊次。而闕薄紹之也。然官階改題。則與鋪敘無不合者。顧氏所攷異同。亦有合有不合。

跋南宋覆刻大觀帖第五卷

此卷多缺頁。就其存者校鋪敘目次。顧氏攷證。一一吻合。

跋明拓殘本大觀帖

此殘本大觀六卷。卽覃溪所謂以寶賢僞充者也。與真本自不可混。然是寶賢明拓佳者。裝綉亦明時之舊。存此以存寶賢真面。以證覃溪之說。宣統壬戌正月初日。寐叟試筆。

跋大觀帖

宣統庚申二月。汪甘卿自蘇寄示王虛舟跋明拓大觀帖。開卷肥潤。頗似臨川李氏淡拓本。而中多斷缺。

石花細泐處。審諦覺眼熟。良久憬悟曰。得非海昌舊拓乎。檢宣示果有張長吉小字。亟翻篋筒出此與較。果一一合。第彼本烏金拓。氈蠟精緻。頓覺神采奕奕。我向疑李氏本是此石舊拓。見汪本益信此石固宋刻也。

跋蘭亭敍（潘貴妃本）

徐壇長記慈谿姜氏蘭亭云。低一字本。崇山與會字皆用雙筆勾下而尾極長。項氏祖本正同。又鄭所南心史出井本。其落字添處俱與此絲毫無異。可知僧字之謬。又曰。因字痛字。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用改。良可二字竟用塗。此蘭亭當日之爲藁本無疑。又曰。中多聖教字。如九字不勾。楔字禾草。賢旁帶草。流字右首加點。不字三連。又如水宙所諸萬老及能死世等。皆作放體行書。爲他本所無。按所稱各字。此本並同。惟良可是改非塗爲少異。徐所見與姜本同者。有儀徵項氏宋拓本。姜所見有武塘錢氏重摹元本。高麗揆文庫所藏宋本。王翳林藏有宋拓本。自翳林壇長諸君以集聖教目之。而潘貴妃之目。近代遂無類似者。殊不知近代之慈谿集字本。卽明代所傳之賜潘貴妃正本。而姜氏所藏之石。正黃彪重刻之石。其先以借張氏。而其後以歸姜氏也。其別出者。又有曾紳題記薛稷重拓定武本。唐集右軍書本。一與此本近。一與姜本近。皆異枝而同條。波瀾莫二者。明昌紹興。印記爛斑。宋跋元題。炳然滿眼。要皆飛鳧眩飾之爲。惟弇州屬之三米杜氏。庶幾測量家之略近線耳。

唐搨本有貞觀黃綾題籤者。今在天府。見詒晉齋集。未知卽兗州所藏本否。此本不知何人所摹。豈卽黃彪覆本耶。

題定武稷帖

原本在裴伯謙家。光緒甲辰。在南昌借觀一日。略記其異同於上方。不能盡也。原本較瘦。神骨與東陽相近。持卿記。

明刻定武肥本（或云天門李氏刻）

仲弢極愛此帖。謂其圓轉而具足側勢。有六朝法。非明代書家意想所及。墨氣深蔚。定爲宋拓佳本。余咲曰。六朝法亦非宋人所及也。仲弢謂君太謙屈。此帖追記此言。不勝悼歎。

紹興內府本褚摸蘭亭劉氏重覆穎井本

穎本行法較定武爲疏。而紹興內府書畫式所記碑刻橫卷定式。所謂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闌八分者。獨穎本近之。定武高相當而闌不及。翁氏引書畫式以證定武尺度。不若以證穎本爲紹興內府蘭亭之確也。（此以營造尺量之。未知宋內府書畫尺果如何。然以營造尺量取所記樂毅洛神數皆相近。則相去當不甚遠也。）

博議十一傳刻門。御府一本。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脩竹有清流激湍共二十一字。有紹興雙印

。卽此本也。天蓋之字之誤。其因向之痛夫文及悲夫上二字並以塗改不摹。不在闕字之列。又卷五臨摹門。汪達家所藏唐臨四本無跋語。有蘇氏朱印。有墨妙筆精印。又紹興二字御寶。疑卽御府刻本原跡。汪氏所藏第一本。蘇太簡家物。亦有墨妙筆精印。凡宋代流傳唐人摹本。惟蘇氏三本最有名。其支裔及唐臨別本。與之相近者亦最夥。此與神龍三米異出同源。要皆唐時官本之遺。卽墨妙筆精。恐亦非蘇氏印也。尊溪謂穎本於古無徵。似未見博議者。卽其謂嶺字從山本宋世無徵。而博議明有御府第四本嶺字有山字會字全云云。亦似未嘗經目者。此殊可異。

嶺字从山本從此本出。此則辨析至當不移之論。但彼本亦出宋代。謂之出於穎本則不確。今第當謂二本均出內府。而完本在闕本後可耳。要之蘇家本傳摹既多。筆蹟自當小異。彼既自托於三米蘭亭。今未見杜氏本。亦無以決之。又不知宋世別刻諸蘇本。其諸闕字又何若也。

跋舊拓蘭亭三種

定武真影。要當以此刻爲正。然舊拓乃竟難得。蓋皆化爲宋拓定武本矣。

蘭亭五字損本。缺角有柯九思墨印者。載在墨緣彙觀。爲國初已來收藏家烜赫有名之本。此其留影也。

未知何時何人所刊。而攢勒特精。乍見之殆將仍爲國學舊拓。（疑是知止閣刻本）

宣統甲寅十月。假臨川李氏所藏孫退谷定武瘦本校一過。果似國學本。

跋唐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此碑蓋屢經洗剔。故鋒穎已頽。從其結構以尋筆意。王祕監之濇落風規。張長史之緊密結字。握管遣筆。祖述可思。寐叟。

跋程孟陽本蘭亭

此亦程孟陽本覆刻。而與歸安吳氏藏石不同。方勁處較近真本。意其所出。拓在孟陽藏本前耳。

跋蘭亭（鼎帖本）

蘭亭攷。武陵本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此有僧字。其非武陵何疑。但裂處恰當十一十二十三行間。乃與桑氏所稱豫章法帖本合。此豈豫章本耶。

跋蘭亭

昨在關伯齋中。見清芬閣所藏東陽本題記。亦言此爲定武正宗。

東塘所言石理粗細。蓋據字畫神理言之。非真當摩挲其石也。明賢鑑別多如此。

格古要論。宣德四年。何士英得定武蘭亭石刻於揚州。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佐錄囚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瘦肥本均鑿損五字。與衆碑異。佐信其定武原石也。後士英攜石回鄉。正統三年。回祿燬焉。植案王功載親與何士英周旋。所記當得實。東陽舊石已燬。後來之石爲何人何時所刻。此亦前賢未盡留

意者也。

余昔藏東陽舊本。前十八行刻法與後十行實迥不同。東塘之說。幾可證成。第與今本校。殆是二石。豈前石已經火燬。今所行乃覆刻耶。

蘭亭三種跋

臨河絃在今日歐模諸本。自以東陽爲首。關中次之。國學輕靡。上黨疏弱。遠不追也。此第三本。蓋關中本差舊者。猶可覽觀。與俗間常行本不同也。

第二本卽蘭亭攷稱程孟陽本也。孟陽本有國朝覆刻。校此大致相同。十四至十九行大裂文則彼本所無也。孟陽原本。拓蓋在先。故覆本清朗。不若此之漫漶。丁未歲夏至後二日。校記。

關中本的是舊拓。未谷藏本似尙略遜。孟陽本是前代舊拓。校以某氏覆本。此爲原石不疑。

跋蘭亭東陽本

丁巳秋夕。偶臨一過。審其結體。長短紆促。的是初唐體性。學者將此初定。未嘗不可由唐溯晉。若初爲王法。則十重鐵步障。間隔眼識矣。

此東陽本。爲平生所僅見。裂處縱橫若梅枝。將無末世所稱梅花本耶。李鄉農記。

跋玉枕蘭亭

汪珂玉云。玉枕蘭亭帖。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今皆不存。又曰。玉枕刻今在福州府庠。此
前二本有右軍小像。題曰秋整珍玩藏本。有王禪跋。

蘭亭跋（快雪堂帖本）

溪拓快雪堂蘭亭十三跋。豐膩絕倫。然較之梅溪所摸。居然有仙凡之別。時代爲之。莫可如何。

蘭亭跋（戲鴻堂法書本）

墨緣彙觀錄。張金界奴上進蘭亭。董文敏陳眉公定爲虞世南臨。未敢以爲信。然世有所謂天曆蘭亭者。
卽張金界奴本也。

跋蘭亭（定武肥本）

此褚臨本。仲溫稱爲定武。乍見頗用爲疑。然拿州題跋。固有宋人題潘貴妃本指爲定武本者。南宋初人
以山谷言重定武。士大夫往往得佳本。卽指爲定武。所謂聚訟者。爭是非不緣肥瘦。白石致證出。而後
定武非定武。皎然明白。而後歐褚判然兩途。仲溫初此爲定武。蓋沿南宋舊說。或本之山谷跋語未可知
。跋亡而仲溫立說之原遂不可尋矣。然跋中引玉枕爲證。玉枕亦非定本。而或稱定本者。輒發此疑。請
士元以說經家法證明之。

跋宋刻書譜

張遜先初此爲祕閣續帖。余以署字非劉無言筆爲疑。未能決也。壽華謂宋刻書譜亦多。何僅拘一祕閣書譜跋（唐人真蹟卷本）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惟資洎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其一宋時搨本。然再經石矣。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摸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右王弇州說。見藝苑卮言。此刻有缺文。殆真蹟之再石歟。

跋書譜

此本從安本覆刻。而精彩過之。嘉道之間。廣陵百工藝術極盛時也。余藏書譜數本。惟此冊篋衍相隨。舟車無間。蓋廿餘年於茲矣。卒未窺見門闕。撫卷慨然。（學虔禮書。仍當從永師入。）

跋十七帖

台州抵當庫本十七帖。卽餘清口摸魏奉本墨蹟在宋時所刻也。先爲陳簡齋所藏。口口餘清所刻宋潛溪跋中。然此諸印彼皆不具。移潛溪跋於此後。語意乃脗合耳。楊大瓢劇稱餘清。惜渠未見此祖刻。卷首泐痕。與餘清不同。亦可資攷證者。

跋十七帖

玉弘館十七帖。摹勒精微。不減所摸閣帖。意出章簡甫諸君手。吳口口不及也。或云此石後來壽岡齋帖

收去。然取二本細校。頗不盡同。仍當兩存。正與開帖潘願並峙同例耳。

據松江府志。顧從義所刻。有淳化帖十卷。柳誠懸蘭亭。玉弘館蘭亭。十七帖。蘭馨帖。其弟從德刻唐張旭書爲烟條帖。蘭亭蕤官弟有之。精絕不亞潘本。柳蘭亭蘭馨烟條。則收藏家罕有稱者。

十七帖跋（寶晉齋帖本）

十七帖勅字本幅中闕字。諸本皆同。惟元祐續帖獨完。此本無闕字。蓋源出續帖也。

十七帖跋

十七帖在北宋有先唐二刻。南唐二刻。王著一刻。黃雲林言之特詳。南唐本與王著本爲賀監所摹。南渡後不復傳。唐刻一爲勅字本。一爲雲林藏本。南宋刻有雲林手書釋文本。鋒鬱勁絕與勅字本不同。而與此頗相近。所刻亦不能記石之所在。蓋宋世舊刻。流傳久遠。如經史之監本。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 二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掲載與否概不退還
-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任便
- 六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本社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幸蒙賢達匡助。得以維持至今。良非始料所及。頃值三卷結束。而印工紙料。騰漲不已。獨力編校。難免愆期。此後雖當仍本初衷。不使中斷。惟各方預定。極感困難。擬自第四卷起。減少印刷數量。除與國內外學術機關或撰述專家。舉行交換外。作為非賣品。(其有特別愛讀本刊者。當就其可能範圍。另商辦法。)特布徵忱。伏希鑒諒是幸。

同聲月刊社龍沐助謹啓

同聲月刊 第三卷 第十二號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作者書社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各大書局

(本期售價國幣二十元)

中央儲備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三五八
二二五七一
二二五八二

上海分行 行址：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七四六三
七四六四
七四六五
七四六六
(各部轉接)

- △本行特權
-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
 - 二、經理國庫
 -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 △本行業務
-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銀之收付
 - 二、管理全國銀行準備金
 - 三、代理地方公庫
 - 四、經理存款及放款
 - 五、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六、國庫重貼現及承兌國內匯票及期票之重貼現
 - 七、買賣國內外支付之匯票
 - 八、買賣國內外股實銀行
 - 九、之即期匯票支票
 - 十、買賣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
 - 十一、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
 - 十二、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 十三、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 十四、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 十五、代理政府委辦之信託業務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廈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蕪湖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太倉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常熟辦事處 行址：老縣場 鎮江辦事處 寶塔街
無錫辦事處 行址：北門大街 嘉興辦事處 望吳橋
南通辦事處 行址：西大街 常州辦事處 西瀛里
揚州辦事處 行址：左衛街 泰縣辦事處 彩衣街